



經部

易程傳

九三重剛而不中上不在天下不在田故乾乾因其時

而惕歸危无咎矣三重剛之盛也過中而居下之上上未至

不在天下不在田中不在人故或之或之者疑之也故

无咎四不在天不在田不在人故或之或之者疑之也故

人者與天地合其德與日月合其明與四時合其序與

鬼神合其吉凶先天而天弗違後天而奉天時天且弗

違而况於人乎人與天地日月四時鬼神合其

為言也知進而不知退知存而不知亡知得而不知喪

其唯聖人乎知進退存亡而不失其業者其唯聖人乎

極之其為也全於外者不知進退存亡之理也聖

人則知而處之自天去其正故不

三三坤下坤元亨利牝馬之貞

坤順而

故取貞象曰牝馬之貞

德地

音由

坤生成皆地之功也

君令臣行

而南

至哉坤元萬物資生乃順承天

之道可謂大矣乾既稱大效

於尊甲之辨謹嚴如此萬物資生乃順承天

天施以成其功此之謂德持載萬物

合於乾之无疆也

地類行地無疆柔順利貞君子

中正純樸也

能成建

能成建

能成建



之男不能侵陵貞女也○羔羊鵲巢

之功致也召南之國化文王之政在

位皆節儉正直德如羔羊也此序得之但德

如羔羊一句為衍說耳○殷其雷勸以義也召

南之大夫遠行從政不遑寧處其室

家能閔其勤勞勸以義也按此詩無勸以義之意

○標有梅男女及時也召南之國

詩

詩序

十一

卷

被文王之化男女得以及時也此序末句

未安○小星惠及下也夫人無妬忌之

行惠及賤妾進御於君知其命有貴

賤能盡其心矣○江有汜美媵也勤

而無怨嫡能悔過也文王之時江沱

之間有嫡不以其媵備數媵遇勞而

無怨嫡亦自悔也詩中未見勤勞無怨之意○野

有死麇惡無禮也天下大亂彊暴相

陵遂成淫風被文王之化雖當亂世

猶惡無禮也此序得之但所謂無禮者言淫亂之非禮耳不

謂無聘幣之禮也○何彼穠矣美王姬也雖

則王姬亦下嫁於諸侯車服不繫其

夫下王后一等猶執婦道以成肅雝

之德也此詩時世不可知其說已見本篇但序云雖則王姬亦下

大序

詩序

十一

劉雲

嫁於諸侯說者多笑其陋然此但讀

為兩句之失耳若讀此十字合為一

句而對下文車服不繫其夫下王后

一等為義則序者之意亦自明白蓋

曰王姬雖嫁於諸侯然其車服制度

與它國之夫人不同所以甚言其貴

盛之極而猶不敢挾驕其夫家也

但立文不善終費詞說耳鄭氏曰下

王后一等韠乘厭翟勒面績總服則

綸翟然則者其翟車具面組總有幄也與○駟盧鵲巢之應也

鵲巢之化行人倫既正朝廷既治天

溫寬而栗剛而無虐簡而無傲夔舜臣名

胄子謂天子至卿大夫子弟教之因其德性之美而防其過詩言

志歌求言聲依永律和聲聲謂五聲宮商角徵

羽宮最濁而羽極清所以協歌之上下律謂十二律黃鍾大呂太簇夾鍾

姑洗仲呂蕤賓林鍾夷則南呂無射應鍾黃最濁而應極清又所以旋相

為宮而節其聲之上八音克諧無相奪倫神

人以和八音金石絲竹匏土革木也

大八七

詩綱領

六

鄭恭

周禮大師教六詩曰風曰賦曰比曰興

曰雅曰頌說見大序以六德為之本中和

孝射六律謂黃鍾至無以六律為之音射六陽律也大呂

至應鍾為六陰律與之相間故曰六也

也

禮記王制天子五年一巡狩命大師陳

詩以觀民風

大夫得言在浚之郊則此臣子食邑於浚也所以得食邑者由古者臣有大功其官邑故左傳曰官有世功則有官族邑亦如之是有功之臣得世官邑也

六臣注文選



實誥伊協言雖遐方異俗皆上合律呂下謠俗故能奏和樂之音則示不潤色也淮南子曰夫歌采菱發陽阿鄙人聽之不若延露以和高誘曰延露曲也

留良辰征魯陽揮戈而高麾迴曜靈於太清將轉西日而再中齊既往之精誠

待五子向

言所報之田推之士則矣粟因食為以足曰俊盡種草... 言之如所云謂南其畝不西矣但此其義亦然言農夫

而乘終引以管子之說... 御羊以社以方我田既臧農夫之慶... 其左右已反

賓謂助祭之賓也此乃祭禮尸尸因酌以酢實并祭末燕  
 姓於寢是也此乃祭禮尸尸因酌以酢實并祭末燕  
 為陰陽和萬物遂而祭禮尸尸因酌以酢實并祭末燕  
 近不考乎上者固是矣至於遠不忘乎宗廟則神降之  
 之祭是又皆可以饒治之賜與夫不忝也  
 疆場有瓜乎反是剝是滄告獻之皇祖曾孫壽考  
 五受天之祐候也一賦也中田中百畝為公田內以  
 反瓜成剝削淹瀆以爲道而獻皇祖貴四時之異物順  
 利子之成剝削淹瀆以爲道而獻皇祖貴四時之異物順  
 心也  
 以清酒從以騂牲享于祖考父執其鸞刀以啓  
 其毛取其血管音也屬也音勞也清酒清鬱之酒鬱  
 刀有鈴也管也神膏也陰也啓也毛也告也純也主  
 神於陽也記曰人尚氣也  
 合黍稷以圭璋玉氣也  
 慎諸此魂氣歸於天形也  
 于地故祭求諸陰陽之義也  
 備禮是烝是享良反苾苾芬芬祀事孔明即反先祖是  
 呈報以介福萬壽無疆賦也烝進也  
 則其義亦如楚庚二章董氏說上章說言有酒有牲以  
 享于祖考故此章於言是牲酒為冬祭之烝而飲  
 既大且尊而降禘無疆也  
 信南山六章章六句  
 倬彼甫田因叶地反歲取十千新反倉我取其陳食嗣我  
 農人自古有年因叶尼反今適南畝成反或耘或耔獎音  
 黍稷薿疑反魚起攸介攸止烝我髦士倬明鏡甫大也  
 十千謂一成之田地方十里為田九萬畝而以具萬  
 為公田蓋六之一之法也我食祿主祭之也陳舊也

色難注云和顏悅色是為難也又內則云父母之所下氣怡聲是孝子當和顏色順辭令也

凱風四章章四句

雄雉刺衛宣公也淫亂不恤國事軍旅數起大夫久役男女怨曠國人患之而作是詩

燕於夷姜之等國人以處軍役之事故男多曠女多怨也男曠而苦其事女怨而望其君子。刺俗作刺同七賜反詩內多此音更不重出恤本亦。雄雉四章章四句至是詩。作郵教色角反燕之升反。疏正義曰男既從役於外女則在家思之故云男女怨曠上二章男曠之辭下二章女怨之辭。箋淫亂至君子。正義曰淫謂色欲過度亂謂犯侍人倫故言荒放於妻妾以解淫也。燕於夷姜以解亂也。大司馬職曰外內亂鳥獸行則滅之注引王霸記曰侍人倫外內無以異于禽獸然則宣公由上燕父妾悖亂人倫故謂之亂也。君子借老桑中皆云淫亂者謂宣公上燕夷姜下納宣姜公。子頑通於君母故皆為亂也。南山刺襄公鳥獸之行淫於其妹不言亂者言鳥獸之行則亂可知文勢不可言亂於其妹。大司馬職。詩。三。故言淫耳若非其匹與疏遠私通者直謂之淫故澤陂云靈公君臣淫於其國林云淫於夏姬不言亂是也言荒放者放恣情欲荒廢政事故雞鳴云荒淫怠慢五子之歌云內作色荒外作禽荒是也言燕者服虔云上淫曰燕則燕進也。自進上而與之淫也左傳曰文姜如齊齊侯通焉服虔云傍淫曰通言傍者非其妻妾傍與之淫上下通名也。牆有茨云公子頑通於君母左傳曰孔懼之母與其豎溲良夫通皆上淫也。蘇莊公通於崔杼之妻蔡景侯為大子般娶於楚通焉皆下淫也。以此知通者摠名故服虔又云凡淫曰通是也。又宣公三年傳曰文公報鄭子之妃服虔曰鄭子文公叔父子儀也報復也淫親屬之妻曰報漢律淫季父之妻曰報則報與亂為類亦鳥獸之行也。宣公納後之妻亦是淫亂箋於此不言者是時宣公或未納之也故匏有苦葉譏雉鳴求其牡。夫人為夷姜則此亦為夷姜明矣。由國人處軍役之事故。男多曠女多怨也。序直云男女怨曠知男曠女怨者以書傳云外無曠夫內無怨女故謂男為曠女為怨曠空也謂空無室家故若其事書傳曠夫謂未有室家者此男雖有室家。從軍役過時不歸與無不異猶何草不黃云何人不粉也。此相對故為男曠女怨散則通言也。故采芣刺怨曠經無男子。則摠謂婦人也。大同徒云以陰礼教親則民不怨怨者男女。

雄雉

蓋有所傳也記曰太古冠布則毋追章甫委貌不以布矣孔穎達謂三冠皆緇布為之誤也漢用記曰勿名冠字五十以伯仲死謚周道也毀宗躡行出于大門商道也直情而徑行戎狄之道也則所謂委貌周道章甫商道毋追夏后氏之道者義亦若此鄭氏謂服以行道誤也

章甫冠

論語曰端章甫儒行曰孔子冠章甫之冠莊子曰孔子冠枝木之冠蓋枝木之冠即章甫也枝木其卹訑者喪冠厭而無卹吉冠卹而不厭章甫之卹枝木猶皮弁之卹象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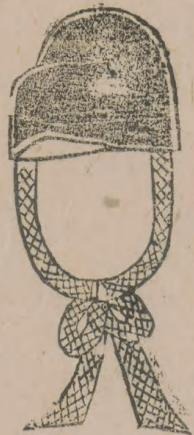
委貌冠

釋名曰委貌上小下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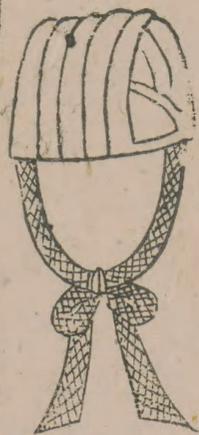


論語曰羔裘玄冠不以弔左傳劉定公謂趙孟吾與子弁冕端委以治民臨諸侯晏平仲端委立于虎門國語晉侯端委以入武宮董安子曰曰端委以隨宰人蓋端衣委貌士以為祭服大夫士以為朝服私朝天子至士亦以為齋服故劉定公晉侯董安子皆得以服之范文子以杖擊其子折委弁士冠禮緇布冠有纓無弁則委貌與緇布異矣

緇布冠



後世緇布冠



緣又曰縞冠素紕則冠有緣矣國語曰范文子擊以杖折委笄則冠有笄矣居冠屬武則凡非居冠不屬矣喪冠不綉則凡吉冠皆綉矣古之冠其飾不過纓武緣其名不過毋追章甫委貌而已後世有長冠通天遠遊高山竹皮進賢方山巧士却非却敵之制而其異有若鷓冠鷓冠其恠者有澆酒墊角之類非古也

毋追冠

狀如覆杯



郊特牲士冠禮記曰委貌周道也章甫商道也毋追夏后氏之道也鄭氏謂委猶安也言所以安正容貌章明也所以表明大夫也毋發聲也追猶堆也夏后氏行以其形名之三冠皆所服以行道白虎通曰夏十三月為正其飾最大故曰毋追毋追言其追大也商十二月為正其飾微大故曰章甫章甫者尚未為極其本相當也周十一月為正万物萌小冠飾最小故曰委貌委貌委曲有貌也漢輿服志曰委貌冠皮弁冠同制長七寸高四寸制如覆杯前高廣後卑銳所謂夏之毋追商之章甫者也委貌以阜繒為之然考白虎通所言則三冠之制異輿服志所言則三冠之制同禮文殘缺其制度名義莫究其詳大抵吉冠左辟喪冠右辟吉冠內畢喪冠外畢吉冠圍喪冠厭吉冠玄喪冠素吉冠不條屬喪冠條屬吉冠綉喪冠不綉吉冠緣喪冠不緣居冠屬武非居冠不屬武此其略也禮圖謂毋追有覆杯之狀於義或然鄭司農釋周禮言夏后氏之牟追蓋古者牟母通用也內則有敦以牟卮而牟乃食器則覆杯之說



設洗在阼階東南壺禁在東序豆邊銅在東房南上几席兩敦在西堂敦音對下並同

豆邊銅蓋在東房之東墉下南上者豆二以並在南二邊次之此未實之故南上之文惟主於器士家亦有左右房於此見之矣

主人及子姓兄弟即位于門東如初

注曰初筮位也

賓及衆賓即位于門西東面北上

此時方修祭事助祭之賓宜來視之以其不在鼎者有司羣執事之中故此雖東面北上而不蒙如初之文賓既位於此則公臣私臣不敢與之齒而位於他所矣下文云宗人祝

三四

卷十五

七〇

立于賓西北東面南上又記曰公有司門西北面東上私臣門東北面西上足以明祭時有司之屬不在賓位也審矣

宗人祝立于賓西北東面南上

祭事將至宗祝之位宜異於有司故外位在此南上宜變於賓

主人再拜賓答再拜三拜衆賓衆賓答再拜

衆賓答一拜言再者字誤也

主人揖入兄弟從賓及衆賓從即位于堂下如外位

如外位則子姓宗人祝皆在其中矣不言者省文也子姓之入亦先於兄弟宗祝之入宜

後於衆賓

宗人升自西階視壺濯及豆籩反降東北面告濯具

宗人亦既立於賓西北之位乃升於壺言濯以見其餘不言數鉶几席省文也東北面卿主人濯具謂所濯者已具也此亦有不必濯者乃云濯具者總言之耳

賓出主人出皆復外位

惟言賓主人出文又省矣

宗人視牲告充雍正作豕

注曰充猶肥也北面以策動作豕視聲氣

繼公謂雍正亦公有司給事者也云雍正者

以事名之

宗人舉獸尾告備舉鼎鬯告絜

備具也此所告之儀亦皆東北面

請期曰羹飪

注曰期祭早晏之期也

繼公謂言以羹飪爲節則質明可知請期而主人自告之亦異於大夫請期蓋東面既得期西北面告賓東北面告兄弟告事畢賓出主人拜送

送于外門外

右視濯視牲爲期

夙興主人服如初立于門外東方南面視側殺

注曰側殺殺一牲

繼公謂服如初冠端玄也東方蓋當東塾少南鼎之西也

主婦視饁爨于西堂下

注曰饁宗婦為之爨近西壁南齊于坫古文饁作糝周禮作饁

繼公謂視之當東面爨亦東面

亨于門外東方西面北上亨音烹

此亦以亨者見爨之面位也東方於陳鼎之象則又東矣北上豕爨在北魚腊亞之

羹飪實鼎陳于門外如初

初視濯時也士昏禮既實鼎陳于門外東方

門外不言東方可知也北面北上亦放祭時

陳鼎之位也鼎而冪亦為不冪塵

於在其南南順實獸于其上東首

獸腊也獸言東首而不及足者以其足左右出故也士腊用兔

牲在其西北首東足

注曰其西於西也東足尚右也牲不用於以其生

疏曰豕縛其足陳之東足寢其左

繼公謂此士之吉祭牲宜東上今腊在於而豕反居西又異其所鄉是無所上也以其未即殺故生死不可以相統與

特正其為弑君之罪示天下後世使知慎於廢立之際而不敢忽也霍光以大義發昌邑立宣帝猶有言其罪者而朝廷加肅況私意耶范粲栢彝之徒殺身不顧君子所以深取之者知春秋之旨矣

衛孫林父入于戚以叛甲午衛侯衎復歸于衛

按左氏孫林父以戚如晉書曰入于戚以叛者著其據土背君之罪也臣之祿君實有焉專祿以周旋戮也衛侯出奔齊入于夷儀皆以爵稱今既復歸而得國矣乃書其名何也人之有德慧智術者嘗存乎疾疾衛侯淹恤在外十有二年困於心衡於慮久矣此生於憂患之時而一旦得國失信無刑猶夫人也則是困而弗革雖復得國猶非其國也此見春秋俟人改過之深而責人自棄之重欲其強於為善之意也

夏晉侯使荀息來聘公會晉人鄭良霄宋人曹人于澶淵

秋宋公殺其世子痤

才未反

殺世子母弟直稱君者甚之也宋寺人伊戾為太子內師無寵譖於宋公而殺之則賊世子痤者寺人矣而獨其宋公何哉譖言之得行也必有嬖妾配適以惑其心又有小人欲結內援者以為之助然後愛惡一移父子夫婦之間不能相保者衆矣尸此者其誰乎晉獻之殺申生宋公之殺痤直稱君者春秋正其本之意

晉人執衛甯喜八月壬午許男甯卒于楚冬楚子蔡侯陳侯伐鄭葬許靈公

已有三禮須再度遣使一月之內不容三遣適齊蓋公為大  
子將已行昏禮疑在禧公之世已行納采納吉今續而成之  
也杜言其一納采欲明納徵之前更有昏禮納幣非昏禮之  
始豫為平句公為大子時已行昏禮張本也大子昏禮自  
不書雖則公昏唯書納幣其納采納吉亦不書也釋例曰諸  
侯昏禮云以士昏禮準之不得唯止於納幣逆女逆女納幣  
二事皆必使卿行卿行則書之他禮非卿則不書也宋公使  
華元來聘聘不應使卿故傳但言聘共期也使公孫壽來納  
幣納幣應使卿故傳明言得禮也  
君之昏亦唯存納幣逆女此其義

傳二年春秦子孟明視帥師伐晉以報殺之役

二月晉侯禦之先且居將中軍趙衰佐之

為右御魚呂反將子匠王官無地御戎代梁狐鞫居

敗績晉人謂秦拜賜之師以孟明言二年將拜升

戰於穀也晉梁弘御戎萊駒為右戰之明日

晉襄公縛秦囚使萊駒以戈斬之囚呼萊駒

失戈狼曠取戈以斬囚囚之以從公乘遂以

為右箕之役箕役在僖二十三年。呼火故反先軫

黜之而立續簡伯疏箕之至黜之。正義曰御與車

韓之戰上右慶鄭吉是其事也自殺戰之後狼曠為右箕之

役將戰選右先軫黜之資戰先軫死焉非既戰乃黜之也

狼曠怒其友曰盍死之曠曰吾未獲死所得未

可死處。盍戶。其友曰吾與女為難欲共殺先軫。且

曠反厥昌慮反。曠曰周志有之勇則害上不登於明堂周

周書也明堂祖廟也所以策功序德故不義之士不得升死而不義非勇也共用

孟獻子會于虛打謀救宋也宋人辭諸侯而

請師以圍彭城不敢煩諸侯故但請其師為襄元年圍彭城傳孟獻子請

于諸侯而先歸會葬。丁未葬我君成公書

順也薨于路寢五月而葬國家安靜世適承嗣故曰書順也。適丁歷反。前莊宣薨于路寢桓莊傳又宣皆書葬矣今於此公薨之下疏書順也。正義曰自此以下

言道也於葬之下言書順也獨發傳者隱桓閔皆為人所殺

傳公薨于小寢文公薨于臺下皆其薨不得道也莊宣雖薨

于路寢莊則子般見殺宣則歸父出奔家國不安非是得道

順禮唯成公耳故傳於此發之釋例曰魯君薨葬多不順制

唯成公薨于路寢五月而葬國家安靜世適承嗣故傳見莊

之緣舉成書順以包之是也



附釋音春秋左傳註疏卷第二十八

解釋音春秋左傳註疏卷第二十九

杜氏註

孔穎達疏

襄公

陸曰襄元襄公名午成公子母定姒謚法因事有功曰襄碑上有德曰襄云襄公名午成公之子定姒所生以簡王十四年即位謚法因事有功曰襄是歲歲在壽星

疏

正義曰

經元年春王正月公即位

疏

注於是公四年四歲

正義曰九年傳曰會于沙隨之歲寡君以生晉侯曰十二年矣知於是公年四歲

仲孫蔑會

晉欒黶宋華元衛甯殖曹人莒人邾人滕人

薛人圍宋彭城

魯與謀於虛打而晉會者稟命霸王非四敵故曾與音預

○夏

晉韓厥帥師伐鄭

鄭地在陳留襄邑縣東南書少邾人杞人次于郟

十一月楚子重救彭城伐宋

使偏師與鄭人侵宋子重為後鎮

華元如晉告急韓獻子為政

於是藥書平韓厥代將中軍

欲求得人必先勤之

其勤也成霸安疆自宋始

矣晉侯師于台谷以救宋

台谷地關音臺疏

谷楚師還

畏晉強也晉士魴來乞師

文子問師數於臧武仲

武仲宣叔之子對曰伐鄭之

役知伯實來下軍之佐也

荀榮今彘季亦佐

下軍

彘季十魴如伐鄭可也

無失班爵而加敬焉禮也從之

從武○十二月

左傳疏

毋狩

毋

許田近許之

近下同

註成王至之田

正義曰成

賦路均將於洛邑

受朝許田近於

魯國朝宿之邑

詩魯頌曰居常與許復周公之

許田也公羊傳曰許田者何魯朝宿之邑也是許田為魯朝

宿之邑鄭請易許田而求祀周公故知後世因在許田之中

而立周公別廟焉鄭桓公以周宣王之母弟故於泰山之下

亦受祫田以為湯沐之邑祫邑內亦有鄭先君別廟此時周

室既衰王不巡守鄭以天子不復巡守則泰山之祀既廢祫

無所用故欲以祫易許田近鄭祫田近魯各從本國所近

之宜也魯以許田奉周公之祀易其田則廢其祀恐魯以周

公別廟為疑慮將不許云已廢泰山之祀而欲為魯祀周公

言鄭得許田周公之祀不絕也云已廢泰山之祀者謂天子

不復巡守鄭家已廢此助祭泰山祭祀之事無所祭祀故欲

為魯祀周公其實發來已久今始云已廢者欲為魯祀周公

故云已廢耳方便辭以求於魯也定四年祝佗言康叔之

受分物云取於有閭之士以共王職取於相土之東都猶鄭之祫

王之東蒐有閭之士猶魯之許田也相土之東都猶鄭之祫

邑也鄭近京師無假朝宿魯近泰山不須湯沐各受其一衛

以道路並遠故兩皆有之禮記王制曰方伯為朝天子皆有

湯沐之邑於天子之縣內然則朝宿之邑亦名湯沐但向京

師主為朝王從王巡守主為助祭祭必沐浴隨事立名朝宿

湯沐亦互言之耳異義左氏說諸侯有大功德乃有朝宿湯

沐之邑公羊說以為諸侯皆有朝宿湯沐之邑許慎以公羊

為非別杜意亦從許慎也公羊為非則杜意亦從許慎也公

羊傳曰此魯朝宿之邑也則曷為謂之許田諱取周田也諱

取周田則曷為謂之許田繫之許也曷為繫之許近許也杜

言近許之田是用公羊為說杜依公羊之傳邑實近許故以

許為名劉君更無所為直云

國始名為許以規

杜氏非其義也

周人於

政

司

李杜

反

**疏**注敗例至宋地。釋曰：前十年傳例曰不日，疑戰也。者言不克日而戰，以詐相襲，則不疑當書日。故桓十年冬十有二月丙午，齊侯衛侯鄭伯來戰于郎。范云：結日列陳，則日是也。今注云：與戰同，則此敗宋師是克日而戰也。

內不言戰舉其大者也。

戰然後敗故大於戰。

辛未取郟。

郟古報反。字林：工坐反。

辛巳取防，取邑不日，此其日何也？

據傷三十二年伐邾，取訾，妻不日。訾子斯反。不正其乘敗人而深為利。

取一邑故謹而日之也。

禮不重傷戰不逐，此公敗宋師于菅，復取其二邑，貪利不逐，此公敗宋師于菅，復取其二邑，貪利不逐。

人衛人伐載鄭伯伐取之。

凡書取國皆滅也。變通言取明其易。載如言本或作戴，易以取。

王其事也。

三國伐載自足以制之，鄭伯不能幹人之權而反與共伐，故獨書鄭伯伐取之，以首其罪。

者內弗受也，日入惡入者也。邾國也。

惡為各反。路反。

相朝正也。

事謂巡守崩葬兵革之事。疏：十有一年者，十是盈數，更以奇從盈，故言有欲見一者，非十中之物。注：事謂至之事。釋曰：書云：肆覲東后，是天子巡守當方。

天子也。諸侯來朝時正也。

朝宜以時故。疏：考禮。

天子也。諸侯來朝時正也。

朝宜以時故。疏：考禮。

天子也。諸侯來朝時正也。

朝宜以時故。疏：考禮。

天子也。諸侯來朝時正也。

朝宜以時故。疏：考禮。

天子也。諸侯來朝時正也。

朝宜以時故。疏：考禮。

天子也。諸侯來朝時正也。

朝宜以時故。疏：考禮。

來朝鄧侯吾離來朝同時來不俱至。植音特獨也本或作特。累數皆至也。累數總言之也若滕侯薛侯來朝同時俱至。數所主反。

○夏五月公會鄭伯于時來鄭地。○秋七月壬午公及齊侯鄭伯入許。○冬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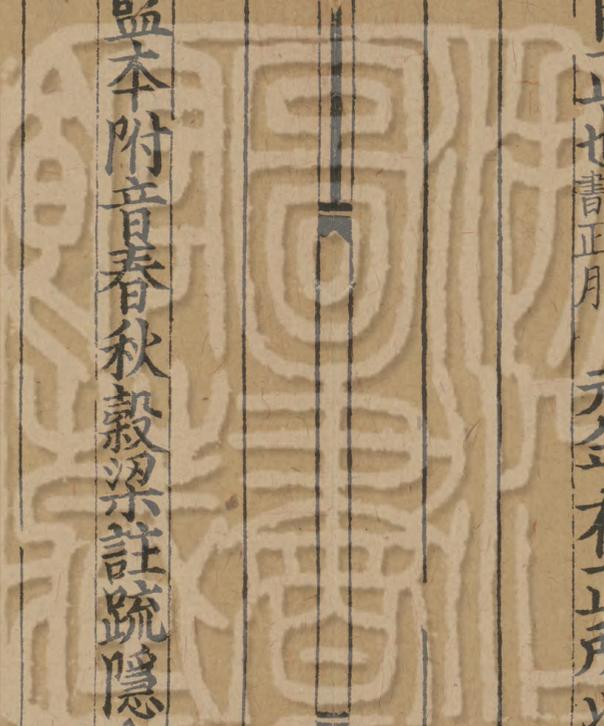
有一月壬辰公薨公薨不地故也。不地不書路寢之比。此必利

反隱之不忍地也。隱猶痛也其不言葬何也君弑賊

不討不書葬以罪下也。責臣子也隱十年無正隱不

自正也。無正謂不書正月元年有正所以正隱也。明隱宜立

監本附音春秋穀梁註疏隱公卷第二



監本附音春秋穀梁註疏卷第二起元年 蓋七年

范甯集解

楊士勛疏

相公疏

魯世家相公名允惠公之子隱公之弟以相王九年即位世本作軌謚法辟士服遠曰相

元年春王相無王其曰王何也謹如也

諸侯無

道必受國於王若相初立便以見治故詳其即位之始以明王者之義

疏

相無至始也曰徐遂云相公

立不顧王命王不能討故無王又曰相公終始十八年唯元年二年十年十八年有王曰外皆無王故傳據以發問而曰

相無王又范氏例云春秋上下無王者凡一百有八相無王

若見不奉王法餘公無王者為不書正月不得書王相初即位若已見治故書王以示義二年書王痛與夷之卒正未

之弒宜加葬也十年有王王伯之卒使世子來朝王法所宜治也十八年有王取終始治相也是解元年有王為謹也

沒其王文宣公亦篡位而立若然相為弒君而立故才四害成王之君宣篡未踰年之子又無為臣之義以輕重既

故去王亦孫也杜預注左氏相十四年無王者失不班歷也何休注公羊意與穀梁同唯解有王者別云二年有王者見

始也十年有王數之終也十八年有王相之終也明終始有王相公無之曰

其曰無王何也

相弟弒兄臣弒君天子不能定諸侯不能救

百姓不能去以為無王之道遂可以至焉爾

元年有王所以治相也正月公即位

杜預曰初喪而改元必須踰年者繼父之業成父之志不忍有變於

中年也諸侯每首歲必有禮於廟諸禮喪繼位者因此而改元即位百官以序故國史亦

善即位之事於策去上聲

疏

注杜預至於策釋曰尚愛齊侯呂伋以二千戈虎賁百人逆子釗于南門之外廷入

天子初崩嗣子定位則諸侯亦當然也其改元必須踰年者

孝子之情不忍有變於中年也然嗣子不忍變於中年故嗣

年即位相公既無嗣子之精嗣死也定亦於踰年即位者

人立法即位必待踰年相繼不仁未可獨當其位

仁相元年

者衆弟子見夫子哀過故告曰子動矣曰有慟乎者時夫子不自知已之悲哀過故答曰有慟乎邪非夫人之為慟而誰為者因弟子言已悲哀過甚遂說已之過哀亦當於理非不也夫人謂顏淵言不於顏淵哭之為慟而更於誰人為慟乎顏淵死門人欲厚葬之子曰不可禮貧富有宜顏淵不聽門人厚葬之子曰回也視予猶父也予不

得視猶子也非我也夫二三子也馬曰言回自有父意欲聽門人厚葬我不得割止非

疏顏淵至三子也○正義曰顏淵死門人欲厚葬故云耳

其師有賢行故欲豐厚其禮以葬之也子曰不可者禮貧富有宜顏淵貧而門人欲厚葬故不聽之曰不可也門人厚葬

之者初咨孔子孔子不聽門人故違孔子而卒厚葬之也子曰回也視予猶父也者此下孔子非其厚葬之語也言回也

師事於已視已猶如其父也予不得視猶子也者言回自有存父意欲聽門人厚葬我不得割止之故曰予不得視猶

也非我也夫二三子也者言厚葬之事非我所為夫門人二三子為之也非其厚葬故云耳

季路問事鬼神子曰未能事人焉能事鬼曰敢問死曰未

知生焉知死陳曰鬼神及死事難明語之無益故不答

疏季路至知死○正不道無益之語也子路問事鬼神對則天曰神人曰鬼散

則雖人亦曰神故下文獨以鬼答之子路問承事神其理何如子曰未能事人焉能事鬼者言生人尚未能事之況死者

之鬼神安能事之乎曰敢問死者子路又曰敢問人之若死其事何如曰未知生焉知死者孔子言女尚未知生時之事

則安知死後乎皆所以抑止子路也以鬼神及死事難明又語之無益

故不答也閔子侍側閔如也子路行行如也冉

有子貢侃侃如也子樂鄭曰樂各盡其性行行剛強之兒若由也

不得其死然以壽終疏閔子至死然○正義曰此章

閔子侍側閔如也者卑在尊側曰侍閔如也者行行剛強之兒冉有子

者言其兒如此也子路行行如也者行行剛強之兒冉有子

貢侃侃如也者侃侃和樂之兒子樂者以四子各盡其自

之性故喜樂也若由也不得其死然者然猶焉也言子路以

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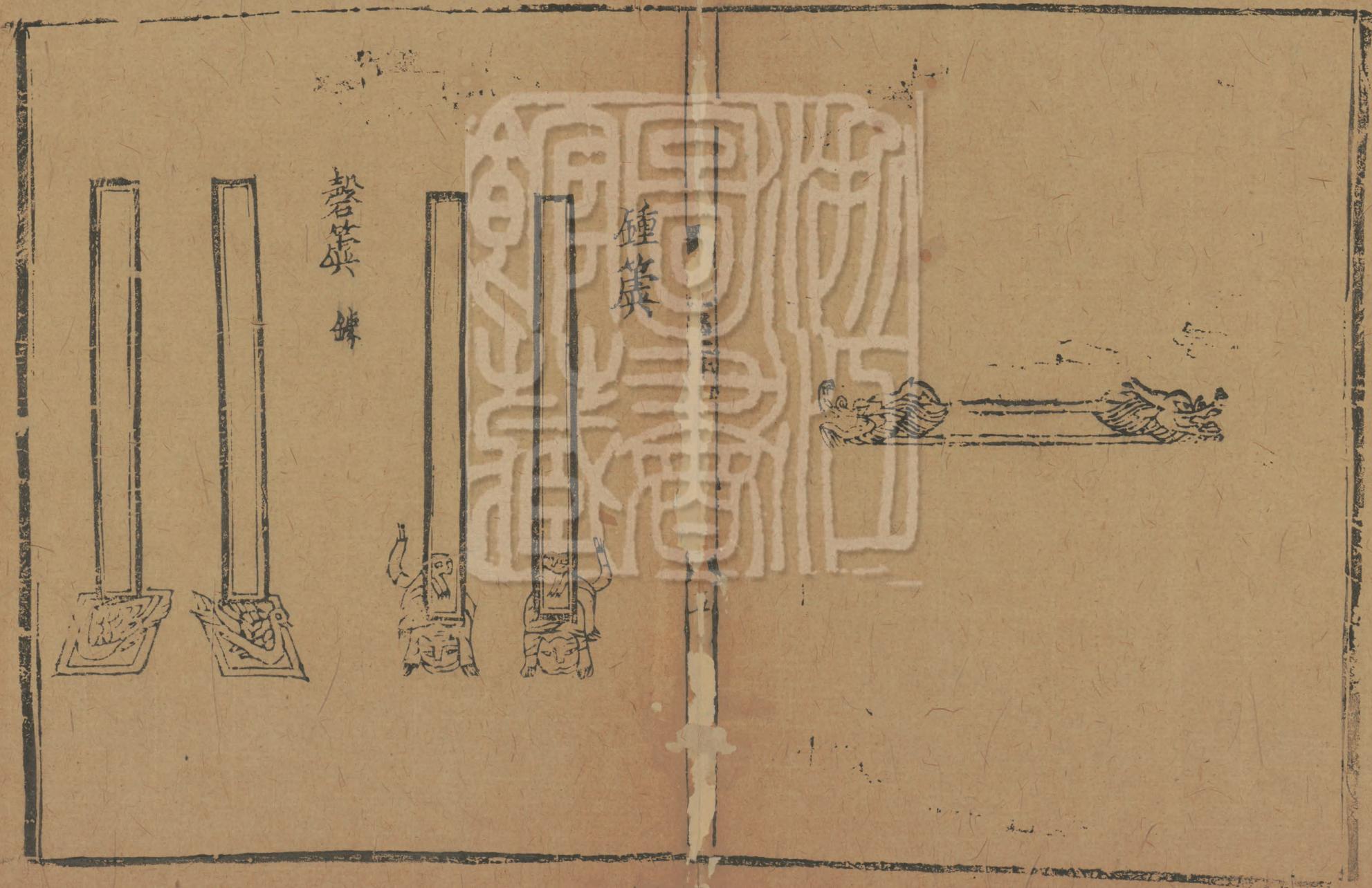
進

論上

樂出於虛而寓於器本於情而見於文寓於器則器異  
異虛見於文則文同同筍鐘虛飾以羸屬磬虛飾以羽  
屬器異異顧故也鐘磬之筍皆飾以鱗屬其文若竹之  
有筍然文同同筍故也筍則橫之設以崇牙其形高以  
峻虛則植之設之以業其形直以舉是筍之上有業業  
之上崇牙筍之兩端又有壁翬鄭氏謂戴壁垂羽是  
也蓋龔虛所以架鐘磬崇牙壁翬所以飾筍虛夏后氏  
飾以龍而無崇牙商飾以崇牙而無壁翬至周則極文  
而三者具矣故周頌曰設業設虛崇牙植羽是也鬻子  
謂大禹銘於筍虛曰教寡人以道者擊鼓教以義者擊  
鐘教以事者振鐸語以憂者擊磬語以訟獄者揮鞀其  
言雖不經見彼蓋有所受亦足考信矣周官典庸器祭  
祀師其屬設筍虛吉禮也大喪設筍虛凶禮也喪禮旌  
於壁翬與筍虛同者為欲使人勿之有惡焉爾筍亦為  
龔者以生東南故也虛亦為虛者以樂出虛故也

論下

木謂之虛大版謂之業故靈臺詩曰虛業維樅鼓鼓維  
鏞有磬詩曰設業設虛崇牙植羽其詳見於考工記以  
梓人推之天下之大獸五脂者膏者羸者羽者鱗者脂  
者膏者宗廟以為牲羸者羽者鱗者樂器以為筍虛故  
厚脣弁口出目短耳大曾燿後大體短脰若是者謂之  
羸屬常有力量而不能走其聲大而宏有力而不能走則  
於任重宜大聲而宏則於鍾宜故梓人以為鍾簠銳喙  
決吻數目虛脰小體騫腹若是者謂之羽屬常無力而  
輕其聲清陽而遠聞無力而輕則於任輕宜其聲清陽



韻

弁

蓋也又鍾形中寬周禮弁聲鬱又草豔二韻

厭

讓也乍也伏也服也又惡也論語天厭之有兩音左傳將以厭服謂厭也

重

噦

噦噦魚口也見貌又噦噦二韻

貶

悲險切調也損也押也

辨

禮記玉藻立容辨注辨讀為疑自卑取謂辨也

也又

點

賦切風也又瀕瀕也

點

他點切玷辱也累也又榛韻

銛

銛取也孟子以言銛之又添榛二韻

五十一

禾

他點切玷辱也累也又榛韻

玷

玉病又缺也又榛韻

切點庄又更

歲

草名人名孔子弟子公西歲笑交歲

玷

玉病又缺也又榛韻

魏之開謂之笙或謂之濼

濼

濼自關而西謂之濼或謂之濼其粗者謂之濼條左思賦桃笙象管

西

馬豪許廣韻驪馬黃春詩有驪有魚

又覃韻

居

廣韻閉戶玉篇同韓愈進學解櫻闌居櫻注居門也

人

乃點切濁也

○歎

歎

苦簞切食不滿穀梁傳一穀不升曰歎又不足貌亦作歎又榛韻

謙

禮記大學此之謂自謙注謙讀為謙

藏食又與歎同荀子謹畏而

謙

謙又與歎同荀子謹畏而謙又與歎同荀子吳之而無嫌於鼻注謙與謙同義不同者可分抑又添韻

謙

禮記大學此之謂自謙注謙讀為謙

言厭也釋文謙云苦簞反自謙謂誠意自足也又添韻

五十一

嚴

魚掩切因嚴為公核頭曰凡尾之類如嚴

儼

恭也昂頭也一日

貌亦作嚴

儼

書嚴恭寅畏天命有兩音荀子嚴嚴乎其能致己也注嚴有威重之貌漢康衡傳正躬嚴恪

儼

也一日

日躔又矜莊貌詩碩大且儼陸德明云本又作曠

儼

儼又矜莊貌詩碩大且儼陸德明云本又作曠

儼

儼又矜莊貌詩碩大且儼陸德明云本又作曠

與檻

五十三

賺

下斬切豆半生

獫

犬吠不止

○闕

闕

火斬切虎怒聲又啟闕鑑三韻

減

古斬切損也減耗也又姓

人名漢有汲黯俗作黯

黯

黯黯又人名春秋晉變黯又琰韻俗作黯

黯

有生黯也俗作黯

又卒至貌荀子踰然而雷擊之俗作踰

摻

所斬切也詩摻斃子之袂兮毛傳摻擊也又鹽咸勘三韻

摻

大也

○斬

斬

側減切斷首又盡也禮斬衰謂裳下不緝正割如斬然

湛

丈減切湛也澄也澹也又從

○甘

甘

豐厚貌漢郊祀歌羣生湛湛又感韻

斬

士減切高峻貌又從韻

○甘

甘

豐厚貌漢郊祀歌羣生湛湛又感韻

斬

士減切高峻貌又從韻



子曰君子義以為質禮以行之孫以出之  
信以成之君子哉

朱子曰義者制事之本故以為質  
翰而行之必有節文出之必以退

遜成之必在誠實乃君子之道也。程子曰義以為質如質翰  
然禮行此孫出此信成此四句只是一事以義為本又曰節以  
直內則義以方外義以為質則禮以行之孫以出之信以成之  
○義以為質是制事先決其當否了其間節文次第須要皆具  
此是禮以行之然徒知其節文而不能遜以出之則亦不可且  
知人知尊卑之分須當讓它然讓之時辭氣或不婉順便是  
不能孫以出之信以成之者是終始誠實以成此一事實却非是  
孫以出之之後方信以成之也。義只是合宜義有剛決意  
忠然不可直撞去禮有節文度數故用禮以行之孫以出之是  
用和為貴義本不利用禮以行之已自和然禮又嚴故孫  
之使從容不迫信是樸實頭做無信則義禮皆皆是偽○  
子之對陽貨孟子之不與王驩言是全得此三否曰然○南軒  
曰義以方外是義為用也而此章則以義為體蓋物則孫然具  
於秉彝之內此義之所以為體也必有是體而後品節生焉故

禮所以行此者也其行之也以孫順則和而不失故孫所以出此者也義為體禮與孫為用而信者又所以成終者也至於信以成之則義行乎事事物物之中而其體無不具矣

右兼言義禮信



倍師古曰應說李音是也

屬玉觀

服虔曰以玉飾因名焉在扶風李奇曰屬玉音鸞驚其上

有此鳥因以為名晉灼曰屬玉水鳥似鸚鵡以名觀也師古曰音說是也屬音之欲反

匈奴

呼韓邪單于款五原塞

師古曰款叩也願奉國珍

朝三年正月

師古曰欲於甘露三年正月行朝禮

詔有司議咸

曰聖王之制施德行禮先京師而後諸夏

先諸夏而後夷狄詩云率禮不越遂視既

發相土烈烈海外有截

文穎曰遂徧也發行也言契能使其民率禮不

越法度徧承視其教令奉順而行也相土契孫也烈烈威也截整齊也威武之盛烈烈然四海之外率服

整齊也師古曰此商頌長發之詩

陛下聖德充塞天地光被四

前漢紀八

二十九

果文

表

師古曰四表四方之外也

匈奴單于鄉風慕義

師古曰鄉讀曰

嚮舉國同心奉珍朝賀自古未之有也單

于非正朔所加王者所容也禮儀宜如諸

侯王稱臣昧死拜位次諸侯王下詔曰

蓋聞五帝三王禮所不及以政

師古曰言荒外

之人非禮所設者政刑亦不及

今匈奴單于稱北藩臣朝正

月朕之不逮德不能弘覆其以客禮待之

位在諸侯王上

三年春正月行幸甘泉郊奏時匈奴呼韓

也師古曰以前使使者問民所疾苦復遣丞

相御史掾二十四人循行天下師古曰行音下更反舉

冤獄察擅為苛禁深刻不改者

甘露元年春正月行幸甘泉郊泰畤匈奴

呼韓邪單于遣子右賢王銖婁渠堂入侍

師古曰銖音殊婁音力于反二月丁巳大司馬車騎將軍延

壽薨文穎曰許延壽夏四月黃龍見新豐丙申太

上皇廟火甲辰孝文廟火上素服五日冬

匈奴單于遣弟左賢王來朝賀

前漢紀八

二十八

王徽

二年春正月立皇子躡為定陶王師古曰躡音熬詔

曰迺者鳳皇甘露降集黃龍登興醴泉滂

流枯槁榮茂師古曰槁音口老反神光竝見咸受禎祥

師古曰禎正也祥福也禎音貞其赦天下減民筭三十師古曰筭減錢三十也

賜諸侯王丞相將軍列侯中二千石金錢

各有差賜民爵一級女子百戶牛酒鰥寡

孤獨高年帛夏四月遣護軍都尉祿將兵

擊珠崖秋九月立皇子宇為東平王冬十

二月行幸萇陽宮應劭曰宮在鄆秦文王所起伏儼曰在扶風女子斐曰萇音

業小兒哉愚誠以揮涕增河騰鼠飲海於朝萬無積益於  
臣家計甚有廢墳又臣士息前後三送兼人已竭惟尚有  
小兒七八歲已上十六七已還三十餘人今部曲皆年耆  
即在牀席非棄不食眼不能視氣息裁屬者凡三十七人  
疲瘵風癘疔育聾瞶者二十三人惟正項此小兒大者可  
備宿衛雖不足以禦寇粗可以警小盜小者未堪大使為  
可使耘鋤草驅護鳥雀休族人則一事廢一日獵則衆  
業散不親自經營則功不攝常自躬親不委下吏而已陛  
下聖人恩許三至士子給國長不復發明詔之下有若職  
日保金石之恩必明神之信畫然自固如天如地定習業  
者並復見送曉若晝晦悵然失畜伏以為陛下既爵臣百  
寮之右居藩國之任為置卿士屋名為宮家名為陵不使  
其危居獨立無異於凡庶若栢成欣於野耕子仲樂於灌  
園蓬戶茅牖原憲之宅也陋巷單瓢顏子之居也臣才不  
見效用常慨然執斯志焉若陛下聽臣悉還部曲罷官屬  
省監宮使解重繹絃追栢成子仲之業營潁淵原憲之事  
居子臧之廬宅延陵之室如此雖進无成功退有可守身  
死之日猶松喬也然伏度國朝終未肯聽臣之若是固當  
羈絆於世繩繯繫於祿位懷屑屑之小憂執無已之百念  
安得忘然肆志逍遙於宇宙之外哉此願未敢陛下必欲

惟遂仁德以副前恩詔皆遂還之 其年冬詔諸王朝六

年正月其二月以陳四縣封植為陳王邑三千五百戶植

每欲求別見獨談論及時政幸冀試用終不能得既還張

然絕望時法制待藩國既自峻迫寮屬皆曾暨下才兵久

給其殘老大數不過二百人又植以前過事復減半十一

年中而三徙都常汲汲無歡遂發疾薨時年四十一 植嘗

瑟調歌辭曰吁嗟此轉蓬居世何獨然長去本根逝夙夜  
無休閑東西經七陌南北越九阡卒遇回風起吹我入雲  
間自謂終天路忽焉下沈洲驚駭接我出故疑彼中田當  
南而更北謂東而反西宕宕當何依忽亡而復存飄飄周  
八澤連翩歷五山流轉無恒處誰知吾苦艱願為中林草  
秋隨野火燔糜滅豈不痛願與林葉連 孫盛曰異哉魏  
氏之封建也不變先王之典不思藩屏之術違敦穆之風  
背維城之義漢初之封或權倖人主雖云不度時勢然也

劉向說苑曰越甲至齊雍門狄請死之齊王曰鼓譟之聲未聞天石未交長兵未接于何務死知為人臣之禮邪雍門狄對曰臣聞之昔者王田於囿左轂鳴車右請死之工曰子何為死車古曰為其鳴吾君也王曰左轂鳴者此工師之罪也子何事之有焉車右對曰吾不見工師之乘而見其鳴吾君也遂刎頸而死有是乎王曰有之雍門狄曰今越甲至其鳴吾君宜左轂之下哉車右可以死左轂而臣獨不可以死越甲邪遂刎頸而死是日越人引軍而退七十里曰齊王有臣鈞如雍門狄疑使越社稷不血食遂歸齊王葬雍門狄以上卿之禮

夫君之寵臣欲以除患興利臣之事君必以殺身靜亂以功報主也昔賈誼弱冠求試屬國請係單于之頸而制其命終軍以妙年使越欲得長纓纓其王羈致北關此二臣豈好為誇主而耀世哉志或鬱結欲逞其才力輸能於明君也昔漢武為霍去病治第辭曰匈奴未滅臣無以家為固夫憂國志

卷之二十九

家捐驅濟難忠臣之志也今臣居外非不厚也而寢不安席食不遑味者伏以二方未克為念伏見先武皇帝武臣宿將年耆即世者有聞矣雖賢不乏世宿將孺卒猶習戰陣竊不自量志在效命庶立毛髮之功以報所受之恩若使陛下出不世之詔效臣雖刀之用使得西屬大將軍當一校之隊若東屬大司馬統偏舟之任必乘危蹈險騁舟奮驪突刃觸鋒為士卒先雖未能禽權馘亮庶將虜其雄率殲其醜類必効湏臾之捷以滅終身之愧使名挂史筆事列朝策雖身分蜀境首縣吳關猶生之年也如微才弗試沒世無聞徒榮其軀而豐其體生無益於事死無損於

數虛荷上位而承重祿禽息鳥視終於白首此徒圜牢之  
 養物非臣之所志也流聞東軍失備師徒小衄輟食棄餐  
 奮袂攘袵撫劍東顧而心已馳於吳會矣臣昔從先武皇  
 帝南極赤岸東臨滄海西望玉門北出玄塞伏見所以行  
 軍用兵之勢可謂神妙矣故兵者不可豫言臨難而制變  
 者也志欲自效於明時立功於聖世每覽史籍觀古忠臣  
 義士出一朝之命以徇國家之難身雖屠裂而功銘著於  
 鼎鍾名稱於竹帛未嘗不拊心而歎息也臣聞明主使臣  
 不廢有罪故奔北敗軍之將用秦魯以成其功臣松之案秦用敗軍  
之將事顯故不往魯與燕將書曰曹子為魯將三戰三北而亡也五百里向使曹子計不反顧義不旋踵刎頸而

魏志十九

十二

死則亦不免為敗軍之將矣曹子棄三北之恥而退與魯  
 君計桓公朝天子會諸侯曹子以一劍之任披桓公之心  
 於壇坫之上顏色不變辭氣不悖三戰之所亡一朝而復  
 之天下震動諸侯驚駭威加吳越若此二士者非不能成  
 小廉而行絕纓盜馬之臣赦楚趙以濟其難臣松之案楚莊掩絕纓之  
罪事亦顯故不書秦穆公有赦盜馬事趙則未聞蓋以秦亦趙姓故互文以避上秦字也臣竊感先帝  
 早崩威王棄世臣獨何人以堪長父常恐先朝露填溝壑  
 墳土未乾而身名並滅臣聞騏驥長鳴伯樂照其能廬狗  
 悲號則韓國知其才是以效之齊楚之路以逞千里之任  
 試之狡兔之捷以驗搏噬之用今臣志狗馬之微功竊自  
 惟度終無伯樂韓國之舉是以於邑而竊自痛者也夫臨  
 博而企竦聞樂而竊抃者或有賞音而識道也昔毛遂趙

方銷練金丹雲英八石玉漿之法皆有決要上師李君手筆有數篇其餘皆正真書曹趙道覆所書古文鳥迹篆隸雜體辭義約辯婉而成章大自與世禮相準擇賢推德信者爲先勤者次之又言二儀之間有三十六天中有三十宮宮有一主最高者無極至尊次曰大至真尊次天覆地載陰陽真尊次洪正真尊姓趙名道隱以殷時得道牧土之師也牧土之來赤松王喬之倫及韓終張安世劉根張陵近世仙者並爲翼

故來觀汝授汝天師之位賜汝雲中音誦新科之誡二十卷號曰並進言吾此經誡自天地開闢已來不傳於世今運數應出汝宣吾新科清整道教除去三張僞法租米錢稅及男女合氣之術大道清虛豈有斯事專以禮度爲首而加之以服食閉練使王九疑人長客之等十人授謙之服氣導引口訣之法遂得辟穀氣盛體輕顏色殊麗弟子十餘人皆得其術泰常八年十月戊戌有收圭師李譜文來臨嵩岳

云老君之玄孫昔居代郡桑乾以漢武之世得道爲牧土宮王領治三十六土人鬼之政地方十八万里有奇蓋歷術一章之數也其中爲方万里者有三百六十萬遣弟子宣教去高岳所統廣漢平土万万里以授謙之作誥曰吾處天宮敷演真法處汝道年二十二歲除十年爲貴蒙其餘十二年教化雖無大功且有百授之勞今賜汝遷入內宮太真太寶九州真師治鬼師治民師繼天師四錄修勤不懈依勞復遷賜汝天中三真太文錄劾召百神以授弟子文錄有五等一曰陰陽太官二曰正府真官三曰正房真官四曰宿官散官五曰並進錄主壇位禮拜衣冠儀式各有差品凡六十餘卷號曰錄圖真經付汝奉持轉佐北方泰平真君出天宮靜論之法能興造克就則起真仙矣又地上生民末劫垂及其中行教甚難但令男女立壇宇朝夕禮拜若家有嚴君功及上世其中能脩身縛藥學長生之術卽爲真君種民藥別授

為領直喜為尚書功論侍郎及魏平江陵喜與宣帝俱遷  
長安文帝即位喜自周還進和好之策陳朝乃遣周弘正  
等通聘及宣帝反國又遣喜入周以家屬為請周家宰宇文  
文護執喜子曰能結二國之好者卿也仍迎柳皇后及後  
王還天嘉三年至都宣帝時為驃騎將軍仍以喜為府諮  
議參軍領中記室府朝文翰皆喜詞也文帝嘗謂宣帝曰  
我諸子皆以伯為名汝諸子宜用叔為稱宣帝以訪喜喜  
即條自古名賢杜叔英虞叔卿等二十餘人以啓之文帝  
稱善文帝崩廢帝沖昧宣帝錄尚書輔政僕射到仲舉等  
矯太后令遣宣帝還東府當時疑懼無敢厝言喜即馳入

南史列傳五十八

十

謂宣帝曰今日之言必非太后之意宗社至重願加三思  
竟如其策右衛將軍韓子高始與仲舉通謀其事未發喜  
謂宣帝曰宜簡人馬配與子高并賜鐵炭使脩器甲宣帝  
曰子高即欲收執何更如是喜曰山陵始畢邊寇尚多而  
子高受委前朝名為杖順宜推心安誘使不自疑圖之一  
壯士之力耳宣帝卒行其計及帝即位除給事黃門侍郎  
兼中書舍人典軍國機密宣帝議北侵敕喜撰軍制十三  
條詔頒天下文多不載論定策功封東昌縣侯以太子右  
衛率右將軍行江夏武陵桂陽三王府國事母憂去職詔  
封喜母庾氏東曰國太夫人遣負外散騎常侍杜緬圖其



弘直爲衡陽內史元帝在江陵遺弘直書曰適有都信賢兄博士平安但京師搢紳無不附逆王克已爲家臣陸緬身充卒伍唯有周生確乎不拔言及西軍潺湲掩淚恒思吾至如望歲焉松柏後凋一人而已王僧辯之討侯景也弘正與弘讓自拔迎軍僧辯得之甚喜即日啓元帝元帝手書與弘正曰獯醜逆亂寒暑亟離海內相識零落略盡韓非之智不免秦獄劉歆之學猶斃亡新音塵不嗣每以耿灼常欲訪山東而尋子

三五

陳書傳十八

五

陳

雲問關西而求伯起遇有今信力附相聞遲比來却慰其延佇仍遣使迎之謂朝士曰晉氏平吳喜獲二陸今我破賊亦得兩周今古一時足爲連類及弘正至禮數甚優朝臣無與比者授黃門侍郎直侍中省俄遷左民尚書尋加散騎常侍元帝嘗著金樓子曰余於諸僧重招提琰法師隱士重華陽陶貞白士大夫重汝南周弘正其於義理清轉無窮亦一時之名士也及侯景平僧辯啓送祕書圖籍勅弘正讎校時朝議

遷都朝士家在荊州者皆不欲遷唯弘正與僕射王褒言於元帝曰若東脩以上諸士大夫微見古今者知帝王所都本無定處無所與疑至如黔首萬姓若未見輿駕入建鄴謂是列國諸王未名天子今宜赴百姓之心從四海之望時荊陝人士咸云王周皆是東人志願東下恐非良計弘正面折之曰若東人勸東謂為非計君等西人欲西豈成良策元帝乃大笑之音不還都及江陵陷弘正道圍而出歸於京師敬帝以

三

陳書傳十八

六

陳

為大司馬王僧辯長史行揚州事太平元年授侍中領國子祭酒遷太常卿都官尚書高祖受禪授太子詹事天嘉元年遷侍中國子祭酒往長安迎高宗三年自周還詔授金紫光祿大夫加金章紫綬領慈訓太僕廢帝嗣位領都官尚書摠知五禮事仍授太傅長史加明威將軍高宗即位遷特進重領國子祭酒豫州大中正加扶太建五年授尚書右僕射祭酒中正如故尋勅侍東宮講論語孝經太子以弘正朝廷舊臣德望素

勸肅字弘儉河東蒲坂人也少以貞介知名釋褐州主簿開皇初  
為安陵令有能名擢拜秦州司馬轉豳州長史仁壽中為衛州司  
馬俱有異績煬帝嗣位遷潁川郡丞大業五年朝東都帝令司隸  
大夫薛道衡為天下羣官之狀道衡狀稱肅曰心如鐵石老而彌  
篤時左胡衛大將軍宇文述當塗用事其邑在潁川每有書屬肅  
肅未嘗開封輒令使者持去述賓客有放縱者以法繩之無所寬  
貸由是述銜之八年朝於涿郡帝以其年老有治名將擢為太守  
者數矣輒為述所毀不行大業末乞骸骨優詔許之去官之日家  
無餘財歲餘終于家時年八十

劉曠不知何許人也性謹厚母以誠怒應物開皇初為平鄉令單  
騎之官人有評訟者輒丁寧曉以義理不加繩劾自各引咎而去  
所得俸祿賑施窮乏百姓感其德化更相篤勵曰有君如此何得  
為非在職七年風教大洽獄中無繫囚爭訟絕息因圖畫皆生草  
長及三言吏人無少長號泣於路得送數百里一

及引見勞之曰天下第一尚書左僕射高彥言其狀  
侍臣曰若不殊獎何以為勸於是下優詔擢拜莒州刺史

王伽河間章武人也開皇末為齊州行參軍初無足稱後被州使  
送流囚李參等七十餘人詣京師時制派人並枷鎖傳送伽行次  
滎陽哀其辛苦悉呼而謂之曰卿輩既犯國刑虧損名教身嬰縲  
紲此其職也今復重勞援卒豈獨不媿於心哉參等辭謝伽曰汝  
等雖犯憲法枷鎖亦大辛苦吾欲與汝等脫去行至京師摠集能  
不違期不皆拜謝曰必不敢違伽於是悉脫其枷停援卒與期曰  
某日當至京師如致前却吾當為汝受死舍之而去派人感悅依  
期而至一無離叛上聞而驚異之召見與語稱善久之於是悉召  
流人并令攜負妻子俱入賜宴於殿庭而赦之乃下詔曰凡在有  
生含靈稟性咸知好惡並識是非若臨以至誠明加勸導則俗必  
從化人皆遷善往以海內亂離德教廢絕官人無慈愛之心兆庶

郎上元初加同中書門下三品當賜門戟或觀  
以凶服受吉賜不宜謹釋練拜賜人譏其失禮  
引妻之父楚賓爲衛尉少卿楚賓子震爲郎官  
人馬尚言者素暱於謹爲人求官謹奏爲藍四尉  
事覺帝怒命敬羽窮治殺尚言以其肉賜從官  
謹爲太子賓客數月拜荊州長史澄劾峽忠等  
州節度使謹始建請荊州置南都詔可於是更號  
江陵府以謹爲尹置永平軍萬人邊吳蜀之衝以  
湖南之岳潭郴道邵連黔中之涪凡七州隸其道  
初荊州長史張惟一以衡州蠻酋陳希昂爲  
督家兵千人自防惟一親將年遂金與相許希昂  
率兵至惟一所捕之惟一懼斬其首以謝衆以遂  
金兵屬之乃退自是政一出希昂後入朝遷常州  
刺史過江陵入謁謹伏甲擊殺之誅黨偶數十人  
積尸府門內外震服妖人申泰之用左道事李南  
國權諫議大夫置軍邵道二州間以泰之總納  
蠻金賞以緋紫出褚中詔書賜衣示之羣蠻休於  
賞而財不足更爲剽掠吏不敢制潭州刺史龐承  
鼎疾其姦因泰之過潭縛付吏劾賊鉅萬得左道  
讖記并奏之輔國矯追泰之還京旣召見反譖

宣城之謚唐興參用漢制魏徵以王道佐時近于  
 愛君忘身近貞二者並優廢一莫可故曰文貞蕭  
 瑀端直近貞性多猜近褊言褊則失貞稱貞則遺  
 褊故曰貞褊蓋有為為之也若跡無異稱則易以  
 一字故杜如晦曰成封德彝曰明王珪曰懿阿  
 達曰忠溫言博曰恭岑文本曰憲韋巨源曰昭  
 當時赫赫居宰相位謚不過一名而言故事宰相  
 必以二名固所未聞宜如前謚遂不改  
 贊曰孔子稱才難然人之才有限不得皆善觀圓  
 之銳而失守出奔晉卿雅厚而少風采臧否冕明  
 彊者利不知大體諛輔政功名不及治郡然各以  
 所長顯于時故聖人使人也器之不窮所不能而  
 後為治也遵慶寬疵中人之賢與

崔苗裴呂列傳第六十五

鼎墮不辜詔誣按罪誣使判官嚴郢具獄暴秦參  
之惡帝不省賜承鼎死流郢建州後秦芝終以賊  
徙死承鼎追原其誣誣爲治不急細務決大事剛  
果不撓始在河西悉知諸將能不及爲尹奏取材  
者數十人搃牙兵故威惠兩行誣之相與李揆不  
平旣斥乃用善洽聞揆恐帝復用即妄奏置軍  
南非便又陰遣人刺誣過失誣上疏訟其事帝怒  
逐揆出之顯條其罪誣苦羸疾卒年五十一贈吏  
部尚書誣在朝不稱任職相及爲荊州號令明賦  
斂均一其治尚威信故軍士用命闔境無盜賊民  
歌誣之自至德以來處方面數十人誣最有名荆  
人生構房祠及歿吏哀錢十萬徙祠府西始誣知  
杜鴻漸元載才薦於朝後皆爲宰相永泰中嚴郢  
以故吏請謚有司博士獨孤及謚曰肅郢以故事  
宰相謚皆二名請益曰忠肅及執奏謂謚在義  
惡不在多名文王伐崇周公殺三監淮夷重耳一  
戰而霸而謚曰文襄缺之恪審俞之忠隨會不忘  
其君而謚曰武故知稱其大略其細也且二名謚  
非古也漢興蕭何張良霍去病霍光以文武大略  
佐漢致太平一名不盡其善乃有文終文成景桓

軍按其罪以憂卒

鄧景山曹州人本以文吏進累至監察御史至德  
初推拜青齊節度使徙淮南為政簡肅有之集城  
門鄧班語景山曰龜介物也失所次金不從革之  
象其有兵乎未幾宋州刺史劉展反初展有異志  
淮西節度使王仲昇表其狀詔遷揚州長史兼江  
淮都統密詔景山執送京師展知之擁兵二萬度  
淮景山逆擊不勝奔壽州因引平盧節度副使田  
神功討展神功兵至揚州大掠屠人發冢莫食  
波斯賈胡死者五十人展叛凡三月平追景山入  
朝拜尚書左丞以崔圓代之王忠禮在太原儲詹  
羸衍請輸半以資京師會李官崇嗣代之政弛不  
治數月為下盜費略盡帝聞即以景山為太原尹  
封南陽郡公至則振覈紀綱檢覆子隱衆大懼而  
景山清約子弟饒不過草具用器止烏漆待上賓  
惟豚魚而已取倉粟紅腐者食之兼給麾下麾下  
怨訕左右白景山景山曰此不食留將安用邪因  
慢罵士皆忿忿有裨校抵死諸將請贖不許其弟  
請代不許請納一馬賜景山乃許滅死衆怒曰吾  
獨命才一馬直乎景山護失比遣之少將黃抱節

崔鄧魏衛李韓盧高烈傳第六十六 唐書二百四十一

端毅學義翰侍讀靈龍圖閣學士奉直學士

賢毅修撰臣宋 祁奉 敕撰

崔光遠系出博陵後徙靈晉曰祖敬嗣嗜酒博博中  
宗在房州吏多肆慢不為禮敬嗣為刺史獨盡心  
推奉儲給豐衍帝德之及反正有與敬嗣同姓者  
者每擬官帝輒超拜後召見悞非是訪其敬嗣已  
死即授其子汪五品官汪生光遠勇使任氣長六  
尺瞳子白黑分明開元末為唐安令與揚國忠善  
累遷京兆少尹為吐蕃平祭使還會玄宗西狩詔

留光遠為京兆尹西京留守採訪使乘輿已出都  
人亂火左藏大盈庫至輦財珍至乘驢入宮殿者  
光遠乃募官攝府縣誰何宮闕斬十數人乃定因  
為使其子東見祿山而祿山先署張休為京兆尹  
由是追休授光遠故官俄而同羅背賊以駁馬二  
千出奔賊將孫孝哲安神威招之不得神威憂  
官吏驚走獄囚皆逸光遠以為賊且走命人守神  
威孝哲等第斬曳落河二人孝哲馳白祿山光遠  
懼與長安令蘇震出開遠門使人奔呼田尹巡門  
門兵具器仗迎謁至皆斬之募得百餘人遂趨靈

竇泰趣滑臺建州刺史韓賢趣石濟竇泰與顯智  
 遇於長壽津顯智陰約降於歡引軍退軍司元玄  
 覺之馳還請益師帝遣大都督侯幾紹赴之戰於  
 滑臺東顯智以軍降紹戰死北中郎將田怙為歡  
 內應歡潛軍至野王帝知之斬怙歡至河北十餘  
 里再遣使口申誠款帝不報丙午勸引軍度河魏  
 主問計於羣臣或欲犇梁或云南依賀拔勝或云  
 西就關中或云守洛口死戰計未決元斌之與斛  
 斯椿爭權奔椿還給帝云高歡兵已至丁未帝遣  
 使召椿還遂帥南陽王寶炬清河王曹廣陽王湛  
 直深切又  
 徒減切  
 以五千騎宿於灑西南陽王別舍灑直連切  
灑水之西

通鑑卷九十四

十六

於人恐生它變椿若度河萬一有功是滅一高歡  
 生一高歡矣帝遂救椿停行椿歎曰頃熒惑入南  
 斗今上信左右間構不用吾計豈天道乎宇文泰  
 聞之謂左右曰高歡數日行八九百里此兵家所  
 忌當乘便擊之而主上以萬乘之重不能度河決  
 戰方緣津據守且長河萬里扞禦為難若一處得  
 度大事去矣即以大都督趙貴為別道行臺自蒲  
 坂濟趣并州遣大都督李賢將精騎一千赴洛陽  
 帝使斛斯椿與行臺長孫稚大都督潁川王斌之  
 鎮虎牢行臺長孫子彥鎮陝賈顯智斛斯元壽鎮  
 滑臺斌之鑒之弟子彥稚之子也歡使相州刺史

事嚴震震病使知留後遺表薦之秋七月乙巳以瀾  
為山南西道節度使 八月陳許節度使曲環薨乙

未吳少誠遣兵掠臨穎

臨穎漢古縣唐屬許州九域志在許州東南六十里宋白

曰隋大業四年自故城移於臨穎阜其地實岡阜也陳州刺史上官浣知陳許

留後遣大將王令忠將兵三千救之皆為少誠所虜

丙午以浣為陳許節度使

浣舒州人

少誠遂圍許州浣欲

奔城走營田副使劉昌裔止之曰城中兵足以辦賊

但閉城勿與戰不過數日賊氣自衰吾以全制其弊

蔑不克矣也少誠晝夜急攻昌裔募勇士千人鑿

城出擊少誠大破之城由是全昌裔兗州人也少誠

又寇西華

西華漢縣唐屬陳州九域志在州西八十里

陳許大將孟元陽

拒却之陳許都知兵馬使安國寧與上官浣不叶謀

翻城應少誠劉昌裔以計斬之召其麾下人給二緡

伏兵要巷見持緡者悉斬之無得脫者 庚辰宣武

節度使劉全諒薨軍中思劉玄佐之恩推其甥都知

兵馬使匡城韓弘為留後弘將兵識其材鄙勇怯指

顧必堪其事 丙辰詔削奪吳少誠官爵令諸道進

兵討之 辛酉以韓弘為宣武節度使先是少誠與

劉全諒約共攻陳許

先悉

以陳州歸宣武使者數輩

猶在館弘悉驅出斬之選卒三千會諸軍擊少誠於

人之老幼言幼以及人之幼天下可運於掌詩云  
寡妻于弟以御于家邦言舉斯心加諸彼  
而已故推恩足以保四海不推恩無以保妻子古之  
人所以大過人者無他焉善推其所為而已矣今恩  
足以及禽獸而功不至於百姓者獨何與權然後知  
輕重度然後知長短物皆然心為甚王請度之抑王  
興甲兵危士臣構怨於諸侯然後快於心與王曰否  
吾何快於是將以求吾所大欲也曰王之所大欲可  
得聞與王笑而不言曰為肥甘不足於口與輕煖不  
足於體與抑為采色不足視於目與聲音不足聽於  
耳與便嬖不足使令於前與王之諸臣皆足以供之  
而王豈為是哉曰否吾不為是也曰然則王之所大  
欲可知已欲辟土地朝秦楚莅中國而撫四夷也以  
若所為求若所欲猶緣木而求魚也王曰若是其甚  
與曰殆有甚焉緣木求魚雖不得魚無後災以若所  
為求若所欲盡心力而為之後必有災曰可得聞與  
曰鄒人與楚人戰則王以為孰勝曰楚人勝曰然則  
小固不可以敵大寡固不可以敵眾弱固不可以敵  
強內之地方千里者九齊集有其一以一服八何  
異於鄒敵楚哉蓋亦反其本矣今王發政施仁使

皆以王為愛也臣固知王之不忍也王曰然誠有  
者齊國雖徧小吾何愛一牛即不忍其骸鯨若無  
罪而就死地故以羊易之也曰王無異於百姓之以  
王為愛也以小易大彼惡知之王若隱其無罪而就  
死地則牛羊何擇焉王笑曰是誠何心哉我非愛其  
財而易之以羊也宜乎百姓之謂我愛也曰無傷也  
是乃仁術也見牛未見羊也君子之於禽獸也見其  
生不忍見其死聞其聲不忍食其肉是以君子遠庖  
厨也王說曰詩云他人有心予忖度之夫子之謂也  
夫我乃行之反而求之不得吾心夫子言之於我心  
四有戚戚焉此心之所以合於王者何也曰有復於王  
大事通二者曰吾力足以舉百鈞而不足以舉一羽明足以察  
十秋毫之末而不見輿薪則王許之乎曰否今恩足以  
及禽獸而功不至於百姓者獨何與然則一羽之不  
舉為不用力焉輿薪之不見為不用明焉百姓之不  
見保為不用恩焉故王之不王不為也非不能也曰  
不為者與不能者之形何以異曰挾太山以超北海  
語人曰我不能是誠不能也為長者折枝語人曰我  
不能是不為也非不能也故王之不王非挾太山以  
超北海之類也王之不王是折枝之類也老吾老以

天下仕者皆欲立於王之朝耕者皆欲耕於王之野  
賈者皆欲藏於王之市行旅皆欲出於王之塗天下  
之欲疾其君者皆欲赴愬於王其若是孰能禦之王  
曰吾惛不能進於是矣願夫子輔吾志明以教我我  
雖不敏請嘗試之曰無怙產而有怙心者惟士為能  
若民則無怙產因無怙心苟無怙心放辟邪侈無不  
為已及陷於罪然後從而刑之是罔民也焉有仁人  
在位罔民而可為也是故明君制民之產必使仰足  
以事父母俯足以畜妻子樂歲終身飽凶年免於死  
亡然後驅而之善故民之從之也輕今也制民之產  
仰不足以事父母俯不足以畜妻子樂歲終身苦凶  
年不免於死亡此惟救死而恐不贍奚暇治禮義哉  
王欲行之則盍反其本矣五畝之宅樹之以桑五十  
者可以衣帛矣雞豚狗彘之畜無失其時七十者可  
以食肉矣百畝之田勿奪其時八口之家可以無飢  
矣謹庠序之教申之以孝悌之義頒白者不負戴於  
道路矣老者衣帛食肉黎民不飢不寒然而不王者  
未之有也。滕文公為世子將之楚過宋而見孟子  
孟子道性善言必稱堯舜世子自楚反復見孟子孟  
子曰世子疑吾言乎夫道一而已矣成覿謂齊景公

孔子成春秋而亂臣賊子懼詩云我初具齊萊

其懲則莫敢承無父無君是周公所膺也我亦

正人心息邪說距詖行放淫辭以承三聖者豈好

辯哉予不得已也能言距楊墨者聖人之徒也。孟

子見梁惠王王曰叟不遠千里而來亦將有以利吾國

乎孟子對曰王何必曰利亦有仁義而已矣王曰何

以利吾國大夫曰何以利吾家士庶人曰何以利吾

身上下交征利而國危矣萬乘之國弑其君者必千

乘之家千乘之國弑其君者必百乘之家萬取千焉

千取百焉不為不多矣苟為後義而先利不奪不饜

未有仁而遺其親者也未有義而後其君者也王亦

曰仁義而已矣何必曰利。齊宣王問曰齊桓晉文

之事可得聞乎孟子對曰仲尼之徒無道桓文之事

者是以後世無傳焉臣未之聞也無以則王乎曰德

何如則可以王矣曰保民而王莫之能禦也曰若寡

人者可以保民乎哉曰可曰何由知吾可也曰臣聞

之胡齧曰王坐於堂上有牽牛而過堂下者王見之

曰牛何之對曰將以釁鍾王曰舍之吾不忍其觶觫

無罪而就死地對曰然則廢釁鍾與曰何可廢也

公羊易之曰有者曰有之曰是心足以王矣百姓

大事通釋

申

消然後入得平土而居之堯舜既沒聖人之道衰  
君代作壞宮室以為汙池民無所安息棄田以為  
園囿使民不得衣食邪說暴行又作園囿汙池沛澤  
多而禽獸至及紂之身天下又大亂周公相武王誅  
紂伐奄三年討其君驅飛廉於海隅而戮之滅國者  
五十驅虎豹犀象而遠之天下大悅書曰丕顯哉文  
王謨丕承哉武王烈佑啓我後人咸以正無缺世衰  
道微邪說暴行有作臣弑其君者有之子弑其父者  
有之孔子懼作春秋春秋天子之事也是故孔子曰  
知我者其惟春秋乎罪我者其惟春秋乎聖王不作  
諸侯放恣處士橫議楊朱墨翟之言盈天下天下之  
言不歸揚則歸墨楊氏為我是無君也墨氏兼愛是  
無父也無父無君是禽獸也公明儀曰庖有肥肉廄  
有肥馬民有飢色野有餓莩此率禽獸而食人也楊  
墨之道不息孔子之道不著是邪說誣民充塞仁義  
也仁義充塞則率獸食人人將相食吾為此懼閑先  
聖之道距揚墨放淫辭邪說者不得作作於其心害  
其事作於其事害於其政聖人復起不易吾言矣  
自者禹抑洪水而天下平周公兼夷狄驅猛獸而百

我若之何害之天苟棄之何患不亡不若保護其危以報德徐俟其釁而圖之既一負宿心且可以義取天下奮威將軍慕容德曰吾彊而并燕秦弱而圖之此為報仇雪恥非負宿心也兄奈何得而不取釋數萬之衆以授人乎垂曰吾昔為太傅所不容置身無所逃死于秦秦主以國士遇我恩禮備至後復為王猛所賣無以自明秦王獨能明之此恩何可忘也若氏運必窮吾留懷集關東以復先業耳關西會非吾有也冠軍行參軍趙秋曰明公當紹復燕祚著於圖讖今天時已至尚復何待若殺秦主據鄴都鼓行而西三秦亦非符氏之有也垂親黨多勸垂殺堅垂皆不從悉以兵授堅平南將軍慕容暉屯鄆城聞堅敗棄其衆遁去至滎陽慕容德復說暉起兵以復燕祚暉不從謝安得驛書時方與客圍碁攝書置牀上了無喜色圍碁如故客問之徐答曰小兒輩遂已破賊既罷還內過戶限不覺屐齒之折丁亥謝石歸建康乙未以張天錫為散騎常侍朱序為琅邪內史秦王堅收集離散比至洛陽衆十餘萬百官儀物軍容粗備慕容農謂慕容垂曰尊不迫人於險其義聲足以感動天地農聞秘記曰燕復興當在河陽夫取果於未孰與自落不過晚旬日之間然其難易

授人卿其勉之左將軍竇衝曰王者無戲言此不祥之徵也堅默然慕容紹容指慕容紹言於慕容垂曰主上驕矜已甚叔父建中興之業在此行也垂曰然非汝誰與成之甲子堅發長安戎卒六十餘萬騎二十七萬旗鼓相望前後千里九月堅至瑯城涼州之兵始達咸陽蜀漢之兵方順流而下幽冀之兵至于彭城東西萬里水陸齊進運漕苗艘陽平公融等兵三十萬先至頽口詔以尚書僕射謝石為征虜將軍征討大都督以徐兗二州刺史謝玄為前鋒都督與輔國將軍謝琰西中郎將桓伊等衆共八萬拒之使龍驤將軍胡彬以水軍五千

四百六十五

通鑑紀事本末卷十六

十六

黃佑

援壽陽琰安之子也是時秦兵既盛都下震恐謝玄入問計於謝安安夷然答曰已別有旨既而寂然玄不敢復言乃令張玄重請安遂命駕出遊山墅親朋畢集與玄圍棊賭墅安棊常劣於玄是日玄懼便為敵手而又不勝安遂游陟至夜乃還桓沖深以根本為憂遣精銳三千入援京師謝安固却之曰朝廷處分已定兵甲無關西藩宜留以為防沖對佐吏歎曰謝安石有廟堂之量不閑將略今大敵垂至方遊談不暇遣諸不經事少年拒之衆又寡弱天下事已可知吾其左衽矣冬十月秦陽平公融等攻壽陽癸酉克之執平虜將軍徐

元喜等融以其參軍河南郭寯為淮南太守慕容垂拔鄆城胡彬聞壽陽陷退保硤石融進攻之秦衛將軍梁成等帥眾五萬屯于洛澗柵淮以遏東兵謝石謝玄等去洛澗二十五里而軍憚成不敢進胡彬糧盡潛遣使告石等曰今賊盛糧盡恐不復見大軍秦人獲之送於陽平公融融馳使白秦王堅曰賊少易擒但恐逃去宜速赴之堅乃留大軍於項城引輕騎八千兼道就融於壽陽遣尚書朱序來說謝石等以彊弱異執不如速降序私謂石等曰若秦百萬之眾盡至誠難與為敵今乘諸軍未集宜速擊之若敗其前鋒則彼已奪氣可遂

四百六

通鑑紀事本末卷十六

十七

張榮

破也石聞堅在壽陽甚懼欲不戰以老秦師謝琰勸石從序言十一月謝玄遣廣陵相劉牢之帥精兵五千趣洛澗未至十里梁成阻澗為陳以待之牢之且前渡水擊成大破之斬成及弋陽太守王詠又分兵斷其歸津秦步騎崩潰爭赴淮水士卒死者萬五千人執秦楊州刺史王顯等盡收其器械軍實於是謝石等諸軍水陸繼進秦王堅與陽平公融登壽陽城望之見晉兵部陣嚴整又望見八公山上草木皆以為晉兵顧謂融曰此亦勅敵何謂弱也憮然始有懼色秦兵逼肥水而陳晉兵不得渡謝玄遣使謂陽平公融曰君懸軍深入而

沈寔樂道又不閑時務故誓心不仕尤明天文善圖緯之學嘗謂子弟曰吾觀齊之分野福德不多國家祚終四七及齊亡歲距天保之元二十八年矣公緒雅好著書撰典言十卷禮質疑五卷喪服章句一卷古今略記二十卷玄子五卷趙記八卷趙語十二卷並行於世公緒既善陰陽之術有祕記傳之子孫而不好焉臨終取以投火子少通有學行公緒弟槩字季節少好學然性倨傲每對諸兄弟露髮披服略無少長之禮爲文襄大將軍府行參軍進側集題云富春公主撰閑緩不任事每被譏訶

卷之七十一

北齊列傳六十八

四

君惠

除殿中侍御史修國史後爲太子舍人爲副使聘于江南江南多以僧寺傳客出入常袒露還坐事解後卒於并州功曹參軍撰戰國春秋及音譜並行於世又自簡詩賦二十四首謂之達生丈人集其序曰達生丈人者生於戰國之世爵里姓名無聞焉爾時人揆其行已彊爲之號頗好屬文成輒棄藁常持論文云古人有言性情生於慾又曰人之性靜慾實汨之然則性也者所受於天神識是也故爲形骸之主情也者所受於性嗜慾是也故爲形骸之役由此言之性情之辯斷焉殊異故

用陰先則用陽

後動先動也用陰謂沈近則用

重固密用陽謂輕疾猛厲

柔遠則用剛

敵近則抗威厲辭以元禦

後無陰蔽先

無陽察

先動者泰舒靜為陰蔽也

用人無藝往從其

所道因敵為制不豫設也故曰往從其所

剛彊以禦

陽節不盡不死其野

言敵以剛彊來禦已其陽節未盡尚未可克故曰不死其野

彼來從我固守勿與

戰也若將與之必因天地之

災

彼有災變則可又觀其民之飢飽勞逸以參之

言雖有災民尚逸飽

則未盡其陽節盈吾陰節而奪之

彼陽勢已盡而吾陰節盛滿則能奪

也宜為人客剛彊而力疾陽節不盡輕而不可取

為客於時宜為人客剛彊力疾陽節不盡雖輕易人猶不可得取也

宜為人主安徐而

重固陰節不盡柔而不可迫

時宜為主安徐重固陰數未盡雖柔不可迫

也凡陳之道設右以為牝益左以為牡

陳有牝牡使相受也在陰

陽為牝在

為牡蚤是無失必順天道也

晏晚周旋無究

究窮也無窮若

然也今其來也剛彊而力疾

言吳陽勢未盡未可擊也

王姑待之

王曰諾弗與戰居軍三年吳師自潰

魯哀二十一年冬十一月越圍吳

二月丁卯歲吳

吳王帥其賢良與其重祿以上姑蘇

姑蘇宮之臺也在吳昌門外近湖或云賢賢妃良良

貨唐尚書云重祿寶璧昭謂賢良親近之士猶越言

君子齊言上也吳語曰越王以其私卒君使王孫雄

子六千人為中軍賈侍中云重祿大臣也使王孫雄

行成於越王孫姓也曰昔者上天降禍於吳得罪於

會稽使越棲於今君王其圖不穀不穀請復會稽之

則敗天下之事故不為也治平以來四方傾聽日望陛下開納羣言勸帥衆力以光祖宗之大業而反復如此臣所以痛心疾首為陛下深憂也自呂誨等被黜至於市井之人皆知此事為非美而在朝廷之臣未聞戮力竭忠為國救此失者則陛下斥逐近臣貶臺官之効已可見矣聖慮偶失為此事而上下雷同便即成就如後日復有它事而人情如此臣恐非陛下之福也今聞傅堯俞等強爭不已則又將黜此三人乎同時而黜六諫臣此危殆之道也陛下欲履之乎臣所以再不奉詔者實冀以區區懇迫之誠終悟聖意伏望陛下察臣前後所言甚經思慮不是妄發特奮英斷回革此事以慰天下之心非臣之利陛下社稷之利也

其舉臺官勅見在閣門未敢奉行劄子繳納中書訖所有上不即奉詔之罪惟朝廷處分

治平三年二月上

上英宗辭侍御史恩命乞與呂誨同貶傅堯俞臣伏聞罷濮王追崇之典實允公議而稱親未改於禮非安切度朝廷不過謂哀帝之失既已更改孝宣所為便可依據不知經史所謂親者非父母而何況以孫繼祖與陛下不同而儒者譏議亦具在方冊若不較善惡苟前世嘗行皆可以為後世法則書傳所記是非百端更無不可為者此蓋歐陽脩違負先帝啓不正之論倚恃君相有泰山之固故羣諂和附邪說日增搖動人心虧損事跡重兩宮之過貽萬世之譏不拔本根蔓延未已伏乞重黜歐陽脩然後議韓琦

辭侍御史恩命乞與呂誨同貶  
傅堯俞



等傳會姦人之罪曠發德音聲曉天下 濮王封冊一用禮  
官初議為定不然無愈 仁宗付託之心當上天顧謨之  
意臣新除恩命決不敢祗受亦不敢更赴諫院供職所有使  
契丹往還公事纔候得次依例上殿敷奏謹伏私門以待斧  
鉞况臣論 濮王典禮與呂誨等實同議論乞誅首議之人  
以謝天下今罪乃獨在呂誨等前此固 陛下所知非臣敢  
有欺給意合罪均雖死不敢獨免 治平三年三月  
上時同知諫院

上 英宗論追奉 濮王六說

趙 瞻

臣前日伏蒙 陛下諭以君臣之大義可掩僚友之小節朝  
廷之大補可陋狷直之虛名德音慰存聖識深遠臣愚不勝  
感服之至今日復領詔旨促令入臺供職臣聞孔子去魯

宰相文鑑

諸臣奏議

上 英宗繳納舉臺官劾

韓維

臣昨日閣門送到勅一道令臣舉官二人充御史臣伏以知人之道古今至難故聖王取士之法必有所試見其迹效可用然後升進乃不失人臣伏見呂誨等剛果強勁守義不回至于犯死亡之誅不顧忌諱以盡論議求之古人如此至少臣又聞 陛下嚮者自出范純仁呂大防二人姓名令除御史衆見純仁等能竭節言事皆謂 陛下明哲選任得人純仁等不負 陛下所知得事君報國之道今一旦斥逐遠去士大夫莫不切歎痛惜 陛下毀已成之美受可恥之名失當時之厲望貽後代之譏謗今勅旨令別舉御史臣伏自忖度臣之驚下何敢少望清光雖欲保舉豈如聖主自擇夫人



未試用誠亦難知如誨等則有已試之效矣 陛下必

官求人來羣言以興至治則臣願復三人以佐 陛下招賢

納諫之美其舉臺官勅臣已具公文繳納閣門未敢祇受

三年正月詔翰林學士知制誥御史中丞知雜各率御史兩人維三月上此奏

上 英宗繳納舉臺官勅

韓維

臣今月十三日准中書劄子奉 聖旨令臣依勅舉官聞奏者聖量兼容不責奉詔之稽緩特諭恩旨便合祇受然臣伏再惟念事君之道義當傾竭若懷不盡之意外竊敢言之名而無益於國事者臣所不忍為也故敢不避鈇鉞之誅以申其說臣切以自古聖王優待諫諍之臣雖甚狂直必加涵忍者非勢不能黜也以為黜此人則傷衆多之心遂此一失



廟每縣之西南隅雲湧然而興稚耆必譁曰浪山  
雨來矣山後有柯相公潭舊志云柯相公自歛泛  
舟而下溺於此每陰翳或聞絲竹聲起潭中浪與  
山連故名浪山亦名波山有柯相公祠

### 西菩山

在縣西十三里嘗現菩薩像因以名山九鎖交陳  
雙峯對峙明智寺在焉寺前半里許有亭曰轉山  
取東坡路轉山腰之句

### 東山

在縣圃東二百餘步有白雲庵絕頂有山翁亭

### 記文白雲庵

縣令王日益記曰去縣治餘百步有山橫亘于左上舊有庵曰白雲屋數

間西向以僧主之僧亡而守者弗虔一夕而燼唯鐘樓獨存余來為縣之明年鳩財更剏且南其戶仰顧山翁俯瞰東圃萃萼桃源拱揖敷映而井邑塵里之網繆盡在其下余朝而登望炊烟前後之出沒則曰吾民庶幾有一飽之適歟退而食為之甘夕而登觀燈火遠近之明滅則曰吾民庶幾有室家之樂歟退而寢為之安民情舒戚吏治臧否皆不逃於目擊之頃則是役也豈徒為游觀具哉若夫月上山椒寒光逼人風在木杪琴笙自韻與夫雲獨留而悠曳雨半霽而空濛則又當屬諸登高能賦之流而余則謝未暇

### 觀山

在縣西北二里有東嶽行祠許遊鍊丹井

### 甲子山

上訴不給狀科違令笞五十

即邀車駕及搗登闐鼓若上表訴而主司不即受者加罪一等其邀車駕訴而入部伍內杖六

十部伍謂入導駕儀仗中者

**疏議**曰有人邀車駕及搗登闐鼓若上表申訴者主司即須為受不即受者加罪一等謂不受一條杖六十四條杖七十七條杖一百其邀車駕訴人輒入部伍內者杖六十注云部伍謂入導駕儀仗中者依鹵簿令駕行道

禮部

卷之

駕者萬年縣令引次京兆尹總有六引注云

駕從餘州縣出者所在刺史縣令導駕並準

此儀仗依本品若訴人入此儀仗中者杖六十

**問曰**有人於殿庭訴事或實或虛合科何罪

**答曰**依令尚書省訴不得理者聽上表受表

煩有中書舍人給事中御史三司監受若不

於此三司上表而因公事得入殿庭而訴是

名越訴不以實者依上條杖八十得實者不坐

**疏**強盜及殺人賊發被害之家及同伍即告其

詞藝師王道而鄙霸行崇正理而絕異端追雅頌而放濫  
溺皆所以調御二氣扶持皇極以全天地之功而盡三才  
之道者也以內君子外小又一事論之見其為君子矣則  
必保護之安存之如養禾稼者去其稂莠及其蠹賊則君  
子行以盡其心見其為小人矣則必制馭之防閑之如治  
疾病者絕其本根震其再作則小人不得肆其姦能如是  
則人主之職舉而治可望也德宗則不然以待小人之方  
待君子以禮君子之具禮小人故蕭陸姜陽諸人以毫釐  
忤犯其罪彌天而於竇文場韓全義則以罪為功自為之  
說委曲庇覆惟恐傷之其亦昧於己職其矣

李錡既以貢獻固主恩又以饋運結權貴持此驕縱浙西布  
衣崔善身上封事言官市進奉及鹽鐵之弊與錡不法事上  
命械送錡錡生笑之

德宗殺崔善員與趙奉瑒事少良之事類乎曰不類李林  
甫怒奉瑒言己亥宗不知也代宗怒少良漏言真專為元  
載也善員言官市進奉觸德宗深病德宗乃假手於錡使  
肆其酷毒以快己與諸宦者之心不君甚矣夫不正名人  
臣所犯而加以惡名此乃姦人所為何有人君惡人議己  
而激怒於僭亂之藩鎮致納忠之士死於戕賊如是而可  
以為君乎殺諫臣者必亡其國德宗幸而免幸非君子之  
所徵也

翰林待詔王伾善書山陰王叔文善書俱侍太子叔文譎詭  
多計自言讀書知治道常為太子言民間疾苦太子嘗欲極  
言官市之害眾稱賀退叔文曰太子職當視膳問安不宜言

有勢力可觀望哉而沐謙不忍刺之又委身事之于以見  
劉裕圖晉之不道雖威權爵賞在己而不足以得一刺客  
之心而楚之區區謀欲復讎義氣所格武夫屈焉若沐謙  
者賢於聶政之徒遠矣

宋王欲受禪而難於言乃集朝臣宴飲從容曰栢玄篡位鼎  
命已移我唱大義興復帝室南征北伐平定四海功成業著  
遂荷九錫今將衰暮崇極如此物忌盛滿非可久安今當奉  
還爵位歸老京師獨中書令傅亮諭其意遂還建康諷帝禪  
位

實者名之主名所以實夫實也禪之為言堯以天下與舜  
舜以天下與禹之名若曰傳之賢者云爾堯舜既沒世無  
禪事矣又死子繼兄終弟及家天下而非禪也後世亂臣  
賊子以共姓而奪國難乎其冒繼及之名也則竊謂之禪  
竊謂之禪亦可矣而與己者其果讓乎未嘗遜位而云讓  
國與己而竊禪之美稱是猶正晝攫市人之金而曰彼以  
遺我也而可乎作史者正其名以統實則宜書曰某人取  
某人之國庶乎其不僭矣宋裕圖晉既有年數已受王爵  
而諸臣猶不為之謀老姦亟心遂出數語雖曰廉耻道盡  
亦可謂詞不迫切而意已獨至者先言栢玄時鼎祚已移  
則所以表我今取之非玄比也又曰年將衰暮物忌盛滿  
其自謂也乃所以言晉之宜終也又曰將奉還爵位歸老  
京師則欲去王而帝也雖不得已而言蓋善乎其見情矣  
方之朱全忠憤怒叱咤猶為姚而成章者耶

帝欣然曰栢玄之時晉氏已無天下重為劉公所延將二十

陶焉故耕漁與陶非舜之事而舜為之以救敗也民之性皆不勝其欲去其實而歸之華是以苦窳之器爭鬪之患起爭鬪之患起則所以偷也所以然者何也由離誠就詐棄樸而取偽也追逐其末而無所休止聖人抑其文而抗其質則天下反矣詩云尸鳩在桑其子七兮淑人君子其儀一兮傳曰尸鳩之所以養七子者一心也君子之所以理萬物者一儀也以一儀理物天心也五者不離合而為一謂之天心在我能因自深結其意於一故一心可以事百君百心不可以事一君是故誠不遠也夫誠者一也一者質也君子雖有外文必不離內質矣

四十五

苑二十

二

天

衛有五丈夫俱負缶而入井灌韭終日一區鄧析過下車為教之曰為機重其後輕其前命曰橋終日漑韭百區不倦五丈夫曰吾師言曰有機知之巧必有機知之敗我非不知也不欲為也子其往矣我一心漑之不知改已鄧析去行數十里顏色不悅憚自病弟子曰是何人也而恨我君請為君殺之鄧析曰釋之是所謂真人者也可令守國

禽滑釐問於墨子曰錦繡絺紵將安用之墨子曰惡是非吾用務也古有無文者得之矣夏禹是也卑小宮室損薄飲食土階三等衣裳細布當此之時敝無所用而務在於完堅殷之盤庚大其先王之室而改

遷於穀茅茨不剪采椽不斷以變天下之視當此之時文采之帛將安所施夫品庶非有心也以人主為心苟上不為下惡用之二王者以化身先于天下故化隆於其時成名於今世也且夫錦繡絺紵亂君之所造也其本皆興於齊景公喜奢而忘儉幸有晏子以儉鑄之然猶幾不能勝夫奢安可窮哉紂為鹿臺糟丘酒池肉林宮牆文畫彫琢刻鏤錦繡被堂金玉珍瑋婦女優倡鍾鼓管絃流漫不禁而天下愈竭故卒身死國亡為天下戮也惟錦繡絺紵之用耶今當凶年有欲予子隨侯之珠者不得賣也珍寶而以為飾又欲予子一鍾粟者得珠者不得粟得粟者不得

珠子將何擇禽滑釐曰吾取粟耳可以救窮墨子曰誠然則惡在事夫奢也長無用好末淫非聖人之所急也故食必常飽然後求美衣必常暖然後求麗居必常安然後求樂為可長行可久先質而後文此聖人之務禽滑釐曰善

秦始皇既兼天下大侈靡即位三十五年猶不息治大馳道從九原抵雲陽塹山堙谷直通之厭先王宮室之小乃於豐鎬之間文武之處營作朝宮渭南山林苑中作前殿阿房東西五百步南北五十丈上可坐萬人下可建五丈旗周為閣道自殿直抵南山之

以為闕為複道自阿房渡渭水屬咸陽以象天極

直各歸其分而萬物之理以類相動也是故君子反情以和其志比類以成其行姦聲亂色不習於聽淫樂慝禮不接心術墮慢邪辟之氣不設於身體使耳目鼻口心智百體皆由順正以行其義然後發以聲音文以琴瑟動以干戚飾以羽旄從以簫管奮至德之光動四氣之和以著萬物之理是故清明象天廣大象地終始象四時周旋象風雨五色成文而不亂八風從律而不姦百度得數而有常小大相成終始相生唱和清濁代相為經故樂行而倫清耳目聰明血氣和平移風易俗天下皆寧故曰樂者樂也君子樂得其道小人樂得其欲以道制欲則樂而不亂以欲忘道則惑而不樂是故君子反情以和其意廣樂以成其教故樂行而民向方可以觀德矣德者性之端也樂者德之華也金石絲竹樂之器也詩言其志歌詠其聲舞動其容三者本於心然後樂氣從之是故情深而文明氣盛而化神和順積中而英華發外惟樂不可以為偽樂者心之動也聲者樂之象也文彩節奏聲之飾也君子之動本樂其象也後治其飾是故先鼓以警戒三步以見方再始以著往復亂以飭歸奮疾而不拔極幽而不隱獨樂其志不厭其道備舉其道不私其欲是故情見而義立樂終而德尊君子以好善小人以飭聽過故曰生民之道樂為大

焉

作單音便易

樂之可密者琴最宜焉君子以其可脩德故近之凡音之起由人心生也人心之動物使之然也感於物而後動故形於聲聲相應故生變變成方謂之音比音而樂之及于戚羽旄謂之樂樂者音之所由生也其本在人心之感於物是故其哀心感者其聲嗷以殺其樂心感者其聲嘽以緩其喜心感者其聲發以散其怒心感者其聲壯以厲其矜心感者其聲直以廉其愛心感者其聲和以調人之善惡非性也感於物而後動是故先王慎所以感之故禮以定其意樂以和其性政以一其行刑以防其姦禮樂刑政其極

蘇文定公集九十六卷

宋蘇轍撰

宋刊字印

文定公集

次韻毛君燒松花六絕

茅庵紙帳學僧眠  
爐爇松花取易然  
惟有未能忘酒在手  
傾金盞鬪垂蓮

餅雜松黃二月天  
盤敲松子早霜寒  
山家一物都無棄  
狼籍乾花最後般

黃為餅甚

松老香多氣自嚴  
餘煙勃鬱透疎簾  
須臾過盡性灰在  
借問誰收一番炎

美人寒甚懶開扉  
金作松花插鬢篸  
幾

人而巳四海潛光隱德之士除宣德郎祕  
 書省校書郎先生辭曰祖宗時布衣被召  
 自有故事今臣未得入見未敢祇命王巖  
 云臣伏聞聖恩特除程頤京官仍與校書  
 郎足於盛德也然臣區區之誠尚有一言  
 歸心於陛下願陛下至明遂可見之試以  
 陛下之言者願陛下至明遂可見之試以  
 為國之養德之義而遂可見之試以  
 頤抱道養德之義而遂可見之試以  
 靜而此臣下之美耳陛下而後命之  
 聖聽此臣下之美耳陛下而後命之  
 欲成陛下之美耳陛下而後命之  
 官則願當之而無愧陛下而後命之  
 受之矣兩於是召對太皇太后面諭將  
 以為崇政殿說書先生辭不獲始受西監  
 之命且上奏論經筵三事其一以上富春  
 秋輔養為急宜選賢德以備講官因使陪  
 侍宿直陳說道義所以涵養氣質薰陶德  
 性其二請上左右內侍宮人皆選老成厚  
 重之人不使侈靡之物淺俗之言接於耳  
 目仍置經筵祇應內臣十人使伺上在宮  
 中動息以語講官其或小有違失得以隨  
 事規諫其三請令講官坐講以養人主尊  
 儒重道之心寅畏祇懼之德而曰若言可  
 行敢不就職如不可用願聽其辭劄子三

四十五

遺書附錄

三五

三

劄子三見文

者須知三王之禮與物不必同自畫卦垂衣裳至周文方備只爲時也若不是隨時則一聖人出百事皆做了後來者沒事又非聖人智慮所不及只是時不可也

只歸之自然則無可觀更無可玩蹟

一作箇

區從龍風從虎龍陰物也出來則濕氣蒸然自出如濕物在日中氣亦自出雖木石之微感陰氣尚亦有氣則龍之興雲不足怪虎行處則風自生龍只是獸茅形貌皆異古人皆不滅百餘歲今豈有此人觀古人形象被冠冕之類今人豈有此等人故邊豆簋簠自是不可施於今人自時不相稱時不同也時上儘窮得理孟子言五百年必有王者興其間必有名世者以其時考之則可矣佗嘿識得此體用大約是如此豈可催促得佗 堯之於民匡輔翼聖賢於此間見些功用舉此數端可以常久者示人殷因於夏周因於殷損益可知嘿觀得

一篇誰說得到此今以管窺天固是見北斗別處  
雖不得見然見北斗不可謂不是也

問孔子對冉求曰其事也非政政與事何異曰閔子  
騫不肯為大夫曾皙不肯為陪臣皆知得此道理  
若季路冉求未能知此夫政出於國君冉求為季  
氏家臣只是家事安得謂政當時季氏專政孔子  
因以明之或問季路冉求稍明聖人之道何不知  
此曰當時陪臣執國命目見耳聞習熟為常都不  
知有君此言不足怪季氏問季路冉求可謂大臣  
歟孔子曰所謂大臣者以道事君不可則止今由  
與求也可謂具臣矣然則從之者與曰弑父與君  
亦不從也除却弑父與君皆為之

期月而已三年有成何也曰公孫洪謂三年有成臣  
切逢之唐文宗時李石責以宰相之職謂臣猶以  
為太速二者皆不是須是知得遲速之理昔嘗對  
哲宗說此事曰陛下若問如何措置三年有成臣  
即陳三年有成之事若問如何措置期月而已臣  
即陳期月之事當時朝廷無一人問著只李邦直  
但云稱職稱職亦不曾問著一句

春秋書隕石隕霜何故不言石隕霜隕此便見得天

今官所鑄錢不五六年即遍天下此錢皆爾未藏前數十年所鑄何也其人遂服令大奇之南山僧舍有石佛歲傳其首放光遠近男女聚觀晝夜雜處為政者畏其神莫敢禁止先生始至詰其僧曰吾聞石佛歲現光有諸曰然戒曰俟復現必先白吾職事不能往當取其首就觀之自是不復有光矣府境水害倉卒興役諸邑率皆狼狽惟先生所部飲食芟舍無不安便時盛暑泄利大行死亡甚衆獨鄆人無死者所至治役人不勞而事集常謂人曰吾之董役乃治軍法也當路者欲薦之多問所欲先生曰薦士當以才

衣服器用而為之節文其所謂貴本而親用者亦在時王斟酌損益之爾

程氏遺書第二十五

程氏遺書附錄

明道先生行狀

曾祖希振皇任尚書虞部員外郎妣高密縣君崔氏  
祖適皇贈開府儀同三司吏部尚書妣孝感縣太君  
張氏長安縣太君張氏父珣見任太中大夫致仕母  
壽安縣君侯氏先生名顥字伯淳姓程氏其先曰喬  
伯為周大司馬封於程後遂以為氏先生五世而上  
居中山之博野高祖贈太子少師諱羽太宗朝以輔  
翊功顯賜第於京師居再世曾祖而下葬河南今為  
河南人先生生而神氣秀爽異於常兒未能言叔祖  
母任氏太君抱之行不覺釵墜後數日方求之先生  
以手指示隨其所指而往果得釵人皆驚異數歲誦  
詩書強記過人十歲能為詩賦十二三時群居庠序  
中如老成人見者無不愛重故戶部侍郎彭公思永  
謝客至學舍一見異之許妻以女踰冠中進士第調  
京兆府鄠縣主簿令以其年少未知之民有借其兄  
宅以居者發地中藏錢兄之子許曰父所藏也令曰  
此無證佐何以決之先生曰此易辨爾問兄之子曰  
爾父藏錢幾何時矣曰四十年矣彼借宅居幾何時  
矣曰二十年矣即遣吏取錢十千視之謂借宅者曰

朱氏曰續緝也。麻之名。○毛氏曰玄黑而有赤也。

此。○孔氏曰。將言女工自始至成。故亦又本於。

畜之。以疑蠶。用。○程氏曰。蠶長之月。當枝落。

桑則用斧。折。亦預備其器。具也。仁遠揚。猗女。

絲事畢。而麻事起矣。○朱氏曰。九月。此女功之。

○程氏曰。蓋所以供上。公。黃。而。其。朱。者。尤。鮮。明。

也。○程氏曰。蓋所以供上。公。黃。而。其。朱。者。尤。鮮。明。

如此。則美俗成矣。○張氏曰。此義也。民之知義。

欲為公子裳。取彼狐狸。則及公子。同歸。民愛幽。

日遲遲。不繫。祁。祁。則殆。及公子。同歸。民愛幽。

公待之。如家人。其愛之深。如此。○李氏曰。豈。

非至誠。惻怛之意。上以是施之。下以是報之。

為公子裳。孔穎達謂續麻為布。民自衣之。玄陽。

黃之色。施於衣服。朱則為公子之裳。非也。古。

者冕用麻。而用絲。如玄冕。豈不用玄乎。

四月秀萋。五月鳴蜩。八月其獲。十月隕箝。一之。

日于蔞。取彼狐狸為公子裘。二之日其同載。

續武功言私其縱獻豸于公。萋萋草也。蜩。蟬。

也。獲禾可獲也。隕。墜。箝。落也。于。往也。○毛氏。

曰。于。貉。謂取狐狸皮也。狐貉之厚以居。孟冬。

天子始裘。○程氏曰。其同謂會聚共事也。○

鄭氏曰。不用仲冬。亦幽地晚寒也。○毛氏曰。

續。小獸私之。○孔氏曰。三章既言絲麻衣服。公。

女功之正。故曰章。陳女功之助。取皮為裘。以。

○釋也。四者皆物成而寒之候。物成自秀萋始。

從政有所反之以取媚也

民不可使知之故治政或當反道以

求媚於民

不信

說而後信之

不信民不從也及子

產適晉趙景子問焉

景子晉中軍佐趙成

曰伯有猶能

為鬼乎子產曰能人生始化曰魄

魄形也

既生

魄陽曰魂

陽神氣也

用物精多則魂魄彊

物權勢

是

以有精爽至於神明

爽明也

匹夫匹婦彊死其

魂魄猶能馮依於人以為淫厲

強死不病也人謂匹夫匹

身婦賤

况良霄我先君穆公之冑子良之孫子

之子敝邑之卿從政三世矣鄭雖無腴厚

詩書記之集七 二十八

折諺曰藁爾國

藁小貌

而三世執其政柄其

用物也弘矣其取精也多矣其族又大所馮

厚矣

良霄魂魄所馮者貴重

而彊死能為鬼不亦宜乎

傳言子產之傳敏○正義曰人稟五常以生感陰陽以靈有身體之質口之曰形有嘘吸

之動謂之為氣形氣合而為用知力以此而彊故得成為人此將說淫厲故遠本其初

人之生也始變化為形形之靈者名之曰魄也既生魄矣魄內自有陽氣氣之神者名之

曰魂也魂亦魄附靈之名本從形氣而有形氣託魂也魂亦魄附靈之名本從形氣而有形氣

足運動附形之靈者謂初生之時耳目心識手足謂精神性識漸有所知此則附氣之神也

是魄在於前而魂在於後故云既生魄陽曰

用米酢炙搗為末米飲調下

孫真人云

治小兒龜背以龜

孫真人食心十二月

肉損不可

子母祕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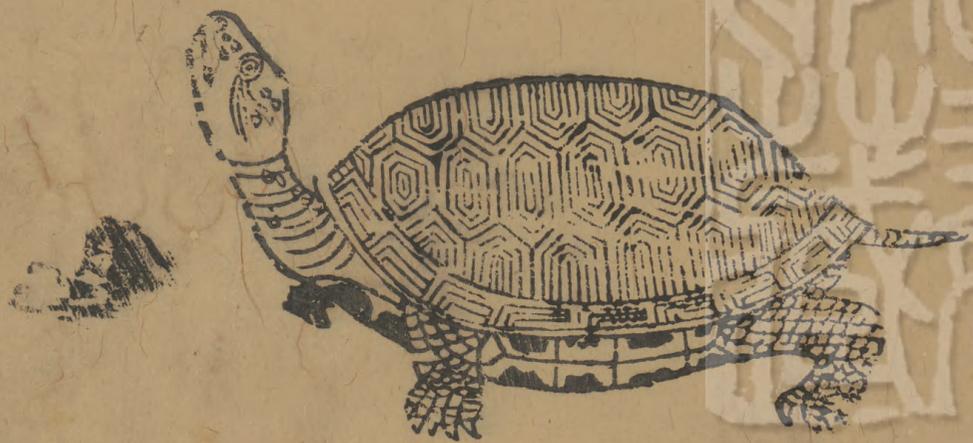
今子易產燒龜甲末酒服方寸匕

抱朴子

具其雄額上兩

骨起似角以羊血浴之乃易取其甲炙搗服三寸匕日三盡一具

暖府秦龜



秦龜味苦無毒主除濕痺氣身重四肢關節不可動搖

生山之陰土中二月八月取

陶隱居云即山中龜不入水者形大

正有兩種爾又有龜龜小狹長尾乃言療蛇毒以其食蛇故也用以下則吉凶正反帶秦龜前臍切到骨令人入山不迷廣州有蠪好秦龜以規其血甚療人毒箭傷唐本注云龜龜腹折見蛇則呷而食之荆楚之間謂之呷蛇龜也秦龜即蠪蠪是更無別也今按陳藏器本草云龜弱主耳聾滴耳中菴臣禹錫

等謹按蜀本圖經云今江南嶺南並有冬月藏土中春夏秋即遊溪谷今據爾雅攝龜即小龜也腹下曲折能自開閉好食蛇江東呼為陵龜即夾蛇龜也又靈龜出涪陵郡大甲可以卜似瑇瑁即蠪蠪龜也一名靈蠪能鳴今蘇言秦龜即蠪蠪非為通論且陶注蠪蠪但療箭毒則與本經注不同又陶注秦龜即山中龜不入水者而云秦龜應以地名為別故也陳藏器云蘇云秦龜即是蠪蠪按蠪蠪生海水中生山陰者非蠪蠪矣今秦龜是山中大龜如碑下者食草根竹笋深山山谷有之卜人取以占山澤漢書十朋有山龜即是此也揭取甲亦如蠪蠪堪飾器物陳士良云龜龜腹下橫折秦人呼為蠪蠪山龜是也肉寒有毒主筋脉凡撲損便取血作酒食肉生斫厚塗立効日華

子云蠪蠪平微毒治中刀箭悶絕刺血飲便羗皮甲名龜皮治血疾若無生血煎汁代之亦可寶裝飾物又云夾蛇龜小黑

者無用不可食肉可生搗置傳蛇毒

秦龜山中龜不入水者是也生山之陰土中或云秦以地稱云生山之陰者是秦地山陰也今處有之龜甲水中神龜也生南海

湖水中今江湖間皆有之山中龜其形大小無定大者有如碑狀食力萌冬月藏土中至春而出遊山谷中今市肆間人或畜養為玩至冬

所謂山龜者豈是此歟水中龜其骨白而厚色至分明所以供卜人及入藥用以長一尺二寸為善爾雅亦有水龜又一種龜龜小狹長尾腹有橫折

見蛇則呷而食之江東人謂之陵龜即爾雅所謂小龜也亦入藥用能療蛇毒又一種蠪蠪大甲可以卜即爾雅所謂靈龜也陶蘇以此為秦龜按嶺表

錄異云蠪蠪俗謂之效夷蓋山龜之大者人立背土可負而行潮循間甚多

鄉人取殼以生得全者為貴初用木楔出其肉龜被楚毒鳴吼如牛聲動山谷工人以其甲通明黃色者煮拍陷瑇瑁為器今所謂龜筒者是也據此乃

別是一種山龜未必是此秦龜也其入藥亦以生脫者為上凡龜之類甚多而時人罕復遍識蓋近世貨幣所不用而知卜術者亦稀惟醫方時用龜甲

故爾弗貴矣方書中又多用敗龜取鑽灼之多者一名漏天機一說入藥須用神龜神龜底殼當心前有一處四方透明如琥珀色者是矣其頭方殼圓

脚短者為陽龜形長頭尖脚長者為陰龜陰人用陽陽人用陰今醫家亦不復如此分別也又藥中用龜尿最難得孫光憲北夢瑣言載其說云道士陳

劍言龜之性妬而與蛇交或雌蛇至有相齧力小者或至齧採時取雄龜於菴室中或小盤中置之於後以鑑照龜既見鑑中景往往淫發而失尿

急以物取又以紙炷火上煖熱以點其尻亦致失尿然不及鑑照之駛也

陳藏器

毒箭傷煩悶欲死者剖取血傳傷處此是焦銅及螯汁毒南人

多養用之似龜生海  
邊有甲文堪為物飾  
氣雍或經卜者更妙凡用  
多令黃然入諸藥中用  
**海藥云** 謹按正經云生在廣州山谷其殼味將  
治婦人赤白漏下破積癥瘕風冷痺閉  
嬰龜蝦蛇南人皆帶嬰龜之尾以辟蛇  
蛇中人刮此物以傳之其瘡亦便愈

**廉州真珠子**



手足無青赤手足皮膚逆腫鎮心綿裹塞耳玉龍耳傳

面令人潤澤好顏色粉點目中主膚腎障膜今附臣禹錫等謹按藥性

論云真珠君治眼中腎障白膜七寶散用磨腎障亦能墜痰

**圖經曰** 真珠本經不載所出州土今出廉州北海亦有之生於珠牡俗謂珠母

珠牡每歲刺史親監珠戶入池採老蚌割取珠以充貢池雖在海上而人疑其底與海通池水乃從此不可測也土人採小蚌肉作脯食之往往得細珠如米者乃知此池之蚌隨大小皆有珠矣而今之取珠牡云得於海傍不必是珠池中其北海珠蚌種類小別人取其肉或有得珠者但不常有其珠亦不甚充瑩藥中不堪用又蚌屬中有一種似江珧者其腹亦有珠皆不及南海者音而且多入藥須用新完未經鑽綴者為佳

**海藥云** 謹按正經云生南海石決明產出也主明目除面黥止洩合知母療煩熱消渴以左纏根治兒子變巨瘡入眼蜀中西路女瓜

亦出真珠是蚌蛤產光白甚好不及舶上彩耀欲穿須得金雷公云 須取

剛鑽也為藥須以研如粉麪方堪服研之不細傷人藏府雷公云 須取者以綃袋盛之然後用池榆五花皮五方草三味各四兩細剉了又以牡蠣約重四五斤已來先置於平底鍋中以物四向擋令穩然後看真珠於上方下剉了二件藥籠之以漿水煮三日夜勿令火歇日滿出之用甘草易之令淨後於臼中搗令細以綃羅重重篩過却更研二萬下了用凡

人結約之後。虜勢日彊。肆為驕蹇。前此漢使例皆  
 莫敢與之校。獨公毅然不顧。語言未嘗少假借。非  
 理之求。一切不從。虜知無以加之。往往辭窮而退。  
 權公邦彥為太學博士。徽宗幸學。設幄堂上。延見  
 諸生。命公講下武詩。言暢理明。天顏喜甚。恩錫  
 有差。遂有意用公。而公與宰相王黼異議。黼銜之。  
 故報之使使契丹。虜酋面授國書。責公雙跪。公曰。  
 非南朝禮也。行人不敢承命。虜怒。竟莫奪公之志。  
 洪忠宣公皓奉使大金軍前。歸別持太碩人拜且泣。  
 時長子甫十三歲。以下皆襁褓。呱呱環列。行路人  
 不能仰視。公弗子也。問關至太原。留幾一年。虜遇  
 使人禮益削。及至雲中。大酋粘罕迫與副使官偽  
 齊。公曰。萬里銜命。不得御兩宮。以歸。大國度不足  
 以有中原。當還諸本朝。乃違天以奉逆。豫可  
 磔萬段。顧力不能。忍事之耶。今留亦死。不即豫亦  
 死。偷生狗鼠間。甘鼎鑊。不悔也。粘罕怒。命壯士擁  
 以下。執劔夾承之。公不為動。旁貴人惜曰。此真忠  
 臣也。止劔士以目為跪。請粘罕怒。少霽。遂流遞于  
 冷山。流遞猶中國編竄也。雲中至冷山。行兩月程。  
 距虜二千餘里。地苦寒。四月草始生。八月而雪。土

白雲編下

七十七

廬不滿百。皆陳王悟室聚落。悟室使誨其八子。或二年不給衣食。盛夏至衣。絛布。番課四隸採薪。它山嘗久雪薪盡。至乞馬矢煨麵而食。困辱十年。多為詩文以諷。皆憂國傷時語。悟室嘗得獻取蜀策。持以問公。公歷陳古事梗之。悟室銳欲吞中國。曰孰謂海大。我力可乾。但不能使天地相拍爾。公曰。兵猶火也。弗戢將自焚。自古豈有四十年用兵不止者。又數數為言。所以來為兩國大事。今既不受。使乃令深入教小兒。兵交使在禮不當執。悟室或應或否。一日大怒曰。汝作和事官。却口硬。謂我不能殺汝耶。公曰。自分當死。顧大國無受殺行人之名。此去蓮在。灤三十里。使之乘舟。一人蕩諸水。以墜淵為言。可也。悟室義而止。後歸宰執賀。皇太后有來歸期。上曰。洪皓身陷虜區。乃心王室。忠孝之節。久而不渝。誠可嘉尚。二子皆中詞科。亦其忠孝之報也。先聖福善禍淫之訓。於此可見矣。

祖父元豐中自滄州被召脩官制。陛對日。上曰。更欲脩一書。非卿不可。以比虜通好八十餘年。盟誓聘使禮幣儀式。皆無所考據。朕欲成一書。但患爾來脩書者。遷延歲月。不肯早成。然此書浩大。以卿度之。何時可畢。祖父曰。恐湏一二年可矣。上喜曰。果然。非卿不能如是之敏也。及書成。賜名華戎魯衛信錄。奏篇上。上讀序引大喜曰。正類序卦之文。蘇氏談訓

冊存元龜一千卷

宋王欽若等撰

宋刊字序

推洛以摠兵事洛素無雄略威令不行乃謂諸將曰洛智能本  
 闕不直統御近者迫於群議權相攝領今請更擇賢材於  
 是趙貴言於眾曰元帥忠公盡節暴於朝野勳業未就奄罹凶  
 酷豈唯國喪良宰固亦眾無所依必欲公同明復雖雪耻須  
 擇賢者摠統諸軍舉非其人則大事難集以欲立志建義其可  
 得乎竊觀宇文夏州英姿不世雄謀冠迹歸心  
 加以法令齊肅賞罰嚴明真足恃也  
 奉之即大事集矣諸將皆曰善乃命良群情  
 侯莫陳悅不顧盟誓棄國推表  
 公昔居管轄恩信著聞自公  
 成歲願勿廢言以慰眾望自公  
 聞悅今在永安去平涼不自公  
 願且停以觀其變大自公  
 而反越起屯兵永洛吾自公  
 侯終日者機也今不早自公  
 應悅密圖太祖事發斬自公  
 遣長史侯景叔引岳眾大自公  
 宇文泰尚存卿何為也景自公  
 自裁景於此即還太祖自公  
 文公至無所憂矣于時魏孝武帝將圖高歡聞自公  
 將軍元毗宣旨慰勞追甚軍還洛陽此到平涼自公  
 祖侯莫陳悅亦被勅追還悅既附高歡自公  
 曰侯莫陳悅枉害忠良復不應詔命此國之大賊也自公  
 命諸軍戒嚴將以討悅及元毗還太祖表於魏帝曰臣前以故  
 關西大都督臣岳誠奉國橫罹非命三軍喪氣朝野痛惜都  
 督寇洛等銜冤茹感志雪讎耻以臣昔同幕府苦賜要結臣便  
 以今月十四日輕來赴軍當發之時已有別衣既為眾情所逼  
 權掌兵事詔召岳軍人入京此乃為國良策但高歡之眾已至

世光未足爲上於諸光中智光爲上此是世明未足爲上於諸明  
中心明爲上此珠光明不能自照要假智光辨於此既辨  
此已即知是珠既知是珠即明其寶若明其寶寶不自寶若  
辨其珠珠不自珠珠不自珠者要假智珠而辨世珠寶不自  
寶者要假智寶以明法寶然則師有其道其寶即現衆生  
有道心寶亦然尊者歎其辯慧乃復問曰於諸物中何物無相  
曰於諸物中不起無相又問於諸物中何物最高曰於諸物中  
人我最高又問於諸物中何物最大曰於諸物中法性最大尊  
者知是法嗣以時尚未至且默而混之及香至王厭世衆皆號  
絕唯第三子菩提多羅於柩前入定經七日而出乃求出家  
既受具戒尊者告曰如來以正法眼付大迦葉如是展轉乃至  
於我我今囑汝聽吾偈息地生諸種因事復生理果滿菩  
提圓華開世界起尊者付法已即於坐上起立舒左右手各  
三九

傳第二

十三

放光明二十七道五色光耀又踊身虛空高七多羅樹化火自  
焚空中舍利如雨收以建塔當宋孝武帝大明元年丁酉歲也

正宗記云宋孝武之世也又注云以達磨六十七年算之當在宋孝武建元元年甲午也

景德傳燈錄卷第二

者曰汝所化之方獲菩提者不可勝數吾滅後六十餘年彼國有難水中文布自善降之汝至時南方勿住彼唯好有為功業不見佛理汝縱到彼亦不可久留聽吾偈曰路行跨水復逢羊獨自悽悽暗度江日下可憐雙象馬二株嫩桂久昌昌復演八偈皆預識佛教隆替事具實林傳及聖霄集師恭稟教義服勤左右垂四十年未嘗廢闕迨尊者順世遂演化本國時有二師一名佛大先一名佛大勝多本與師同學佛陀跋陀小乘禪觀佛大先既遇般若多羅尊者捨小趣大與師並化時號甘露門矣而佛大勝多更分途而為六宗第一有相宗第二無相宗第三定慧宗第四戒行宗第五无得宗第六寂靜宗各封已解別展化源聚落嶂嶸徒眾甚盛大師喟然而歎曰彼之師已陷牛迹況復支離繁盛而分六宗我若不除永纏邪見言已微現神力至第一有相宗所問曰一切諸法何名

六、十八

傳第三

二

實相彼眾中有一尊長薩婆羅荅曰於諸相中不互諸相是名實相師曰一切諸相而不互者若名實相當何定邪彼曰於諸相中實无有定若定諸相何名為實師曰諸相不定便名實相汝今不定當何得之彼曰我言不定不說諸相當說諸相其義亦然師曰汝言不定當為實相定不定故即非實相彼曰定既不定即非實相知我非故不定不變師曰汝今不變何名實相已變已往其義亦然彼曰不變當在在不在故故變實相以定其義師曰實相不變變即非實於有無中何名實相薩婆羅心知聖師懸解潛達即以手指虚空曰此是世間有相亦能空故當我此身得似否師曰若解實相即見非相若了非相其色亦然當於色中不失色體於非相中不礙有故若能是解此名實相彼眾聞已心意朗然欽禮信受師又瞥然匿跡至第二无相宗所問曰

前潤州鶴林寺玄素禪師法嗣

杭州徑山道欽禪師者蘇州崑山人也姓朱氏初服膺儒教年二十八玄素禪師遇之因謂之曰觀子神氣溫粹真法寶也師感悟因求為弟子素躬與落髮乃戒之曰汝乘流而行逢徑即止師遂南行抵臨安見東北一山因訪於樵子曰此徑山也乃駐錫焉有僧問如何是道師云山上有鯉魚水底有蓬塵馬祖令人

送書到書中作一圓相師發緘於圓相中作一畫却封迴忠國師聞乃去

欽師猶被馬師惑僧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師曰汝問不當曰如何得當師

曰待吾滅後即向汝說馬祖令門人智藏來問十二時中以何為境師曰待汝迴去時有信藏曰如今便迴去師曰傳語却須問取曹谿唐大歷三年代宗詔至闕下親加瞻禮二日師在內庭見帝起立帝曰師何以起師曰檀越何得向四威儀中見貧道帝悅謂忠國師曰欲錫欽師一名忠欣然奉詔乃賜號國一焉後辭歸

本山於貞元八年十二月示疾說法而逝壽七十有九勅謚曰大

覺禪師

前杭州徑山道欽禪師法嗣

杭州烏窠道林禪師本郡富陽人也姓潘氏母朱氏夢日光入口因而有娠及誕異香滿室遂名香光焉九歲出家二十一於荊州果願寺受戒後詣長安西明寺復禮法師學華嚴經起信論復禮示以真妄頌俾修禪那師問曰初云何觀云何用心復禮久而無言師三禮而退屬唐代宗詔徑山國一禪師至闕師乃謁之遂得正法及南歸先是孤山永福寺有辟支佛塔時道俗共為法會師振錫而入有靈隱寺韜光法師問曰此之法會何以作聲師曰無聲誰知是會後見秦望山有長松枝葉繁茂盤屈如蓋遂棲止其上故時人謂之烏窠禪師復有鵲巢于其側自然馴狎人亦目為鵲巢和尚有侍者會通忽

南華真經

南華真經序

河南郭象 子玄 撰

夫莊子者可謂知本矣故未始藏其狂言言雖无會而獨應者也夫應而非會則雖當無用言非物事則雖高不行與夫寂然不動不得已而後起者固有間矣斯可謂知無心者也夫心無爲則隨感而應應隨其時言唯謹爾故與化爲體流萬代而冥物豈曾設對獨違而游談乎方外哉此其所以不經而爲百家之冠也然莊生雖未體之言則至矣通天地之統序萬物之性達死生之變而明內聖外王之道上知造物无物下知有物之自造也其言宏綽其旨玄妙至至之道融微旨雅泰然遣放放而不教故曰不知義之所適猖狂妄行而蹈其大方含哺而熙乎澹泊鼓腹而游乎混芒至人極乎無親孝慈終於兼忘禮樂復乎已能忠信發乎天光用其光則其朴自成是以神器獨化於玄冥之境而源流深長也故其長波之所蕩高風之所扇暢乎物宜適乎民願弘其鄙解其懸灑落之功未加而矜夸所以散故觀其書超然自以爲已當經崑崙涉太虛而游惚恍之庭矣雖復貪婪之人進躁之士暫而攬其餘芳味其溢流仿佛其音影猶足曠然存忘形自得之懷况探其遠情而玩永年者乎遂綿邈清遐去離塵埃而返冥極者也

糧適千里者三月聚糧

所處彌遠則聚糧彌多故其翼彌大反倉上蕩反或如字司馬去莽蒼近郊之色也李云逆野也支備云家間也崔云草野之色後七丹反果徐如字又苦火反陳家許云飽貌音東

之二蟲又何知

二蟲謂鵬也對大於小所以異豈知均異趣也夫趣之所以異豈知

大年

物各有性性各有極皆如年知豈歧尚之所及哉自此已下至于列子歷舉年知之大小各信其一方未得足以相

傾者也然後統以無持之人僕彼忘我其此羣異方同得而我無功名是故統小大者無小無大者也苟有乎小大則雖大鵬之有乎死生則雖大椿之與蟪蛄彭祖之與朝菌均於短折耳故遊於無小無大者無窮者也真乎不死不生者無極者也若夫道遙而繫於有方則雖放之使遊而有所窮矣未能無行也○知音智本亦作智下大知并注同下年知放

不知晦朔蟪蛄不知春秋此小年也楚之南有冥靈者以五百歲為春五百歲為秋上古有大椿者以八千歲

為春八千歲為秋而彭祖乃今以久特聞眾人匹之不

亦悲乎

夫年知不相及若此之懸也比於眾人之所悲亦可悲矣而眾人未嘗悲此者以其性各有極也苟知其極則

憂分不可相及天下又何所悲乎哉夫物未嘗以大欲小而必以外羨大故舉小大之殊各有定分非羨欲所及則羨欲之累可以絕矣夫悲生於累累絕則悲去矣夫性命不安者未之有也○朝菌除其隕反司馬去大芝也天陰生黃土見日則死一名曰及故不知月之終始也崔去真上芝朝生暮死晦者不及朔朔者不及晦支備去一名舜英朝生暮落崔去木僅也簡文去斂生之芝也○音死物反晦真也朔旦也應本亦作蟪同蛄音姑司馬去惠蛄蟪蟪也一名蜩蟪春生夏死夏生秋死崔云蜩蟪也或曰山蟪秋鳴者不及春春鳴者不及秋廣雅云蟪蛄蟪蟪也案即楚詞所云寒蟪者也蟪音提蟪音勞又音賸蟪音厭蟪音將真本或作根同靈李順云真靈木名也江南生以葉生為春葉落為秋此木以二千歲為一年猶丑倫反司馬云木一名檮檮木槿也崔音檮華同李云生江南一云生北戶南此木二萬二千歲為一年彭祖李去名鏗堯臣封於彭城歷虞夏至商年七百歲故以久壽見聞本云姓鏗名鏗在商為守藏史在周為柱下史年八百歲鏗音鏗一云即老子也崔云堯臣仕殷世其人甫壽七百年○詭註楚辭天問云彭鏗即彭祖事帝堯彭祖至七百歲猶曰悔不壽恨杖晚而唾去帝嚳之女孫特聞如字崔本作特聞懸音玄分符問反



纂

華真經卷第一

事象 子玄註 唐陸德明音義

莊子 逍遙遊第一 夫小大雖殊而放於自得之場則

物任其性事稱其能各當其分道 音義曰內篇內者對外立名說文

云篇書也字從竹從升者章名耳非也道音銷亦作消通如字亦

作搖遊如字亦作遊道通遊者篇名義取間放不拘恰適

自得天音符璫直良切翻尺離切當一浪切分符開切

北冥有魚其名為鯢鯢之大不知其幾千里也化而為

鳥其名為鵬鵬之實吾所未詳也夫莊子之大意在乎逍遙

遊觀之士宜要其會歸而遺其所寄不足事曲與生說自不害

其氣自皆可略之○此固本亦作源竟經切此海也結康云取其

水黑色謂之冥海無風洪波百丈徐音昆李侯溫反大魚名也

音義云通當為鯢簡文同鵬音豈反下同鵬步登反徐音朋郭南

音反音鳳云鵬即古鳳字非來儀之鳳也說文云朋及鵬皆古

文鳳字也朋鳥象形鳳飛舉鳥從以萬數故以鵬為朋黨字字林

云鵬朋黨也古以爲鳳字天音符發句之端皆同分符開反下

同鵬古亂反鵬之背不知其幾千里也怒而飛其翼若

垂天之雲是鳥也海運則將徙於南冥南冥者天池也

上者九萬里

夫翼大則難舉故搏扶搖而後能上九萬里乃

也諧之言曰鵬之徙於南冥也水擊三千里搏扶搖而

哉此皆不得不然非樂然也○齊諧者志怪者

塵甘息機共說漁父事

海客

院中曉

山郭茅舍

德二年

清秋幕府井梧寒

獨宿江城

蠟炬殘

永夜角聲

悲自

語中

天月色好誰有風塵荏苒音書絕

關塞蕭條

行路難已

忍伶

傷十年事

強移栖息一枝安

宿府

廣德二年

為人性僻耽佳句

與春來花鳥莫深愁

新添水檻供垂釣

故著浮槎

替入舟

焉得思如陶

謝手

今渠

述作與同遊

近聞寬法離新州

想見懷歸尚百憂

客須甘萬里

悲君已

是十年

流干

况復

塵

雁雪

一作

滿頭

玉壘

題書

心緒亂何時更得

出

江

游

題桃樹

廣德二年

小徑升堂舊不

實來歲還舒滿眼

花

不

戶

遮高秋

貧人

乳鴛兒

莫信打

敢受謹具狀奏聞

二

右臣三月二十二日准中書差人賁到敕牒一道除臣集賢校理臣以分不當得已具狀陳列乞追還所授今月五日又准中書差人賁到敕牒令臣受職不得辭免臣以微賤誤蒙采拔非臣墮首足以報稱然分有所不敢受名有所不敢居寧以恩上得罪終不敢冒恩苟止何則臣以擇利辭試而朝廷因與免試推恩是臣以辭試上要朝廷而朝廷果以恩澤副之也不獨傷臣私義因以上累國體此臣所以惓惓至於再三而終不敢止且勸沮之方失不在大如臣之實擇利而迹有辭讓之嫌以故朝廷特有優假臣恐進趨之士有以窺度聖世將或立小異以近名託虛名以邀利浸成弊俗非復法令所能禁止此亦朝廷所宜慎惜不當遂已成之命而難於追改也竊見近臣比有辭讓官職皆義所當得而特以禮辭讓朝廷固宜必使受之而不聽如臣卑賤今所陳列直以分不當得非敢以為讓也伏望 聖慈聽臣所守特與追還所授臣區區之誠期於得請而後敢已所有敕牒臣不敢受

三

右臣三月二十二日准中書差人賁到敕牒一道除臣集賢校理臣以分不當得已再具狀奏聞乞追還所授今月九日又准中書差人賁到敕牒令臣不得

鄧通文帝之倖臣也以咋癰之怨困迫  
至死鼂錯始與帝謀削諸侯違衆用之  
及七國反袁盎一說譎而斬之東市曾  
不之卹周亞夫爲大將折吳楚之銳鋒  
不數月而平大難及其爲相守正不阿  
惡其悻悻不屈遂以無罪殺之梁王武  
母弟也驕而從之幾致其死臨江王榮  
太子也以母失愛至使酷吏殺之其於  
君臣父子兄弟之際背理而傷道者一  
慮患而使奸人貪利小丈夫制之其不  
爲鼂錯者鮮矣

漢景帝第九

漢之賢君皆曰文景文帝寬仁大度有  
高帝之風景帝忘元少恩無人君之量  
其實非文帝比也帝之爲太子也吳王  
濞世子來朝且帝博而爭道帝怒以博  
局提殺之濞之叛逆勢激於此張釋之  
文帝之名臣也以劾奏之恨斥死淮南

和再送張中

子瞻

曾中有佳處海瘴不汝腓三年無所愧十  
口今同歸汝去莫相憐我生本無依相從  
大塊中幾合幾分違莫作往來相而生愛  
見悲悠悠街山日炯炯留清暉懸知冬夜  
長不恨晨光遲夢中與汝別作詩記忘遺

荅龐參軍

并序

淵明

三復來貺欲罷不能自爾鄰曲冬春再  
交欵然良對忽成舊遊俗諺云數面成  
親况情過此者乎人事好乖便當語離

和陶四

和陶四

九

揚公所歎豈惟常悲吾抱疾多年不復  
為文本既不豐復老病繼之輒依周禮  
往復之義且為別後相思之資乎

相知何必舊傾蓋定前言有客賞我趣每  
每顧林園談諧無俗調所說聖人篇或有  
數斗一作酒閑飲自歡然我寔幽居士無  
復東西緣物新人惟舊弱毫多所宣情通  
萬里外形跡滯江山君其愛體一作素來  
會在何年

和三送張中

子瞻

凡怪可於吾心 首肯善想之所變而憎惡於吾耳目者皆惡情之所生也吾聞彭城君承其先夫人之凶五日而以毀死諸子廬於殯側刺血書經哀動道路善想交感室為生芝異於凡草理固然矣其又奚疑若夫善惡畢寂情想究空芝於此時瑞為何物已而歎曰竒哉吾不能以告子矣余未嘗讀佛書固不知所論中否然竊怪其語博環竒士之觀者明年張氏兄弟服除而歸廣陵士大夫因號其廬曰芝室懼來者之不知也而囑余為記余既論次其事遂追疏浮屠之語而并載之倪老名康伯以召試中選今為南都教授曼老名康孫前參海陵軍沖老名康道云

秦卷五

九

祖氏先塋芝記

大夫祖氏無頗自西蜀使者得請以崇福祠官燕居于蔡將還蜀高祖觀曰祖氏本幽州之范陽晉將軍逸實我遠祖其後相徙深州至道間始來居蔡今汝陽縣陽安鄉十里之源則我先府君之墓也元豐初有芝數十本生于塋中其後歲歲有之迄今不絕夫豈一氣之運偶然感發莫詰其所以然耶抑天時人事之際或有以致之也子其為我記之觀曰草之有芝猶鳥之有鳳獸之有麟古相傳以為瑞物今乃歲生於先塋

之中者殆汝南和氣之應祖氏方大之祥其非偶然決也何以明之汝南在漢為佳郡陳蕃黃憲二許諸袁之徒實皆郡人俗尚風節輕勢利士不守道則妻妾恥之水天下號汝南為名士之區迨唐之世始建彰義節度後七宿重兵而李希烈吳元

權之屬盜有其地王澤不流民眩無知父以弄兵詔子兄以殺人誨弟故天下號淮西為盜賊之藪皇朝受命定都大梁蔡去京師七驛遂為輔郡百餘年間良二千石接武而至興學校修貢舉以宣布教化而盛德尊許俊偉之才相繼出焉蓋唐之舊俗浸微而漢之遺風復當此之時祖氏一門顯者數人府君之仲弟士衡掌誥掖垣從子無擇通籍內閣大夫踐更中外為省名郎作時膚使行且登用諸子森然多有植立其慶未艾也由是言之芝為汝南和氣之應方大之祥豈不信然昔新豐市李興廬于父之墓紫芝白芝二本生於廬上柳宗元以為孝治神化陰中其心克致斯事矧今芝出於股肱之郡侍從之家也哉宜得一時文學之士比物屬辭歸美於上度為樂歌薦之郊廟追配元封齋房之篇觀也何足以與於此姑承大夫之命論次其事以備作者採擇而已府君諱士龍字德讓云元祐八年四月吉記

門限謂之闕

釋宮曰秩謂之闕郭氏曰闕門限邢昺曰謂門下橫木爲內外之限也其門之兩旁木則謂之棖棖闕之間則謂之中門見禮記

闔謂之扉

邢昺曰闔門扉也其東扉曰左扉門之廣狹案士昏禮曰納徵儷皮記曰執皮左首隨入注曰隨入爲門中阨狹賈氏曰皮皆橫執之門中阨狹故隨入也匠人云廟門容大楹七箇大楹生鼎之高長三尺七箇二丈一尺彼天子廟門此士之廟門降殺甚小故云阨狹也推此則自士以上宮室之制雖同而其廣狹則異矣

夾門之堂謂之塾

釋宮曰門側之堂謂之塾郭氏曰夾門堂也門之內外其東西皆有塾一門而塾四其外塾南鄉按士虞禮陳鼎門外之右也俎在西塾之西注曰塾有西者是室南鄉又按士冠禮擯者負東塾注曰東塾門內東堂負之北面則內塾北向也凡門之內兩塾之間謂之

參學以避時論欲得一僧舍安泊數月不審能與致力否渠知識自多但難於見人故欲且得僻處潛伏耳

方若水壬二

承喻深悉賢者才業如此及此未為世用之時加意講學勉力職事以脩其在我者至如士民薦舉之類亦當有以禁之勿令復出不知它人如何如某久居閑處見此等無非迎合以是心常惡之當官處遇有此等或察其情有姦弊即繫治之不少貸也別帛所喻三先生祠記多事

三十七

文公別集卷之四

九三

不暇作藁長泰設此似亦無謂也縣學文字適此擾擾未暇詳閱要之此等粗合有司程度足矣學者須令此外識得一用心處乃有益耳舊課新詩及啓皆善但四六須更看前輩歐王曾蘇所為乃佳然亦不足深留意也大學近改兩處及未印間改之為善其它民間利害當就州府理會龍溪事亦不足深計渠固未嘗喻及也程帖已領白杜本後跋有記明道一二事并附入亦佳

大率諸義皆傷淺短鋪陳略盡便無可說不見

鄉射禮記曰序則物當棟堂則物當楹注曰是制五架之屋也正中曰棟次曰楹前曰楹賈氏曰中脊為棟棟前一架為楹楹前接簷為楹今見於經者惟棟與楹而已棟一名阿案士昏禮賓升當阿致命注曰阿棟也又曰入堂深示親親賈氏曰凡賓升皆當楹此深入當棟故云入堂深也又按聘禮賓升亦當楹賈氏曰凡堂皆五架則五架之屋通乎上下而其廣狹隆殺則異爾

後楹以北為室與房

後楹之下以南為堂以北為室與房室與房東西相連為之案少牢饋食禮主人室中獻祝祝拜于席上坐受注曰室中迫狹賈氏曰棟南兩架北亦兩架棟北楹下為室南壁而開戶以兩架之間為室故云迫狹也昏禮賓當阿致命鄭云入堂深明不入室是棟北乃有室也序之制則無室案鄉射禮記曰序則物當棟堂則物當楹注曰序無室可以深也又禮席賓南面注曰不言于戶牖之間者此射于序賈氏曰無室則無戶牖故也釋宮曰無室曰榭榭即序也

承后皇之嘉惠宅廬阜之南畝閔原田之告病惕

農扈之非良粵冬孟之既望夙余駕乎山之塘徑

北原以東鶩陟李氏之崇岡地名李揆厥號之所

繇得頽址於榛荒曰昔山人之隱處至今未久而

流芳陳舜俞廬山記云唐李渤字濟之與兄涉借

以流水雜植花木為一時之勝自昇元之有土始變塾而為庠儼

衣冠與弦誦紛濟濟而洋洋廬山記又云南唐昇元中因洞建學館置

田以給諸生學者大集乃以國子監九經李善道為洞主掌其教授江南野史亦云當時謂之白鹿

庠在叔季而且然矧休明之景運皇穆穆以當天

一軌文而來混念躬篤於化原乃搜剝乎遺遜盼

烈風雷兮暮雨

右迎神三章二章四句一章五句

虞之陽兮灑之澍皇降集兮巫屢舞桂酒湛兮瑤

觴皇之歸兮何許龍駕兮天門羽旄兮繽紛俯故

宮兮一嘅越宇宙兮無隣無隣兮柰何七政協兮

羣生嘉信立功兮不宰猶彷彿兮山阿

右送神三章章四句

白鹿洞賦

白鹿洞賦者洞主晦翁之所作也翁既復作書院

洞中又賦其事以示學者其詞曰

公至首蠲其宿負民有鬻業而稅籍不除者悉釐正之其文書或不具則履畝而均其稅於是豪家無得幸免而貧弱以蘇民輸賦或後期不使吏與其間獨揭其姓名爲之期日而聞者相先以至不一歲流庸盡復賦入再倍其初公又痛以廉儉自飭凡例所當得公解錢悉輸之官到罷挈家當計庸受直亦不取至於燕遊餽遺之費入皆一切屏絕而鈎考出內則必以身親之使無得容其姦於是廩有餘粟庫有餘錢乃視民所病凡前日無名之賦可罷者如浮鹽錢之屬皆罷之不可者如上供銀亦爲損其虛估之直宗子米則以他錢代輸一歲至數百萬左翼軍自漳徙屯郡下當治營屋部分以屬縣他縣征調輸載民不勝擾公獨出庫錢僦工徒取竹木具陶瓦分寓便舟以往爲屋千間而邑人不之知也里正舊以誅求破產前後相屬當役者長避百方惟恐不得脫至是乃有投牒爭先爲之者嘗有寡婦負租而逃公寬其期以召之來則使之庸織於人以漸償所負又嘗有請鬻牛以輸負租者公閔然曰奈何使汝失一歲之計今春姑以丐汝秋成而輸未晚也其人欣然

西山文集



邑求春有賢令尹曰黃公公廉彊介察見微隱吏不能欺而民不忍欺他縣民有冤訟率請諉公以決其條教科指操驗稽決人皆傳誦以爲法間嘗以檄書按事涉其境道旁小民稱說令尹不容口禁令要束大抵皆崇禮義厚風俗戢吏姦卹民隱之意其言明白簡切而其達之也遠近幽隱無弗暨者泉之士大夫爲子言求春自故司諫江公民表爲令有善政民稱思之以爲無能繼者今黃公節守殆無愧江公而吏事精密有過之者又云公來求春承寇亂蠱弊之餘田萊多荒民力凋瘵

漢號廣廷晉班橫榻古所謂法家拂士莫如爭臣今不  
置大夫中丞遂長御史贊書初下輿論交歸夷攷昔賢  
有居是職我冠叱李義府伏下皆驚草奏劾博陸侯廷  
中咸肅久矣二公之不作去之千載而若存其惟某官  
有孟氏養氣之剛有曾子守約之勇不繇一介之助自  
結九重之知屬者國有世卿朝多私黨士登光範但知  
章蔡之恩公立上坡首抗鄒陳之疏曰厚俗以教慈孝  
曰命相以杜覬覦然後君臣之分嚴然後父子之倫叙  
然後九鼎之勢重然後太阿之柄還壓鮑魚於臭腐之  
餘在諸人易縛猛虎於咆哮之際為執事難茲拜雜端  
以旌忠直必有以銷弭異時反覆之患必有以堅凝前  
日挽回之功既三院之徧更風稜尤峻由中司而大用  
典故則然益進昌言永扶熙運某屬叨乘傳聳聽置郵  
在古靈臺中幸早陪於末至拜延英門外獨阻賀於太  
平

賀謝殿院

出綽楓宸提綱栢府古者國有拂士莫如諫爭之臣故  
事臺無長官九重雜端之任贊書初下輿望翕歸自昔  
明目達聰之朝必用犯顏敢諫之士有希文求叔實開  
天聖慶曆之太平無元城之翁誰為元祐建中之命脉

日月言其明也 **立行** 五臣本作身字 **可模** 五臣本作從才 **置言成範英**

**華外發清明內昭** 五臣本作規矩可模者師傳之德

也曹植學官頌曰言為世範行為持矩禮記曰和順積中而華華外發又曰清明在躬氣志如神 向曰

範法也 銑曰外謂貌也 內謂心也 **天經地義之德因心必盡**

善曰孝經曰夫孝天之經地之義民之行也 毛詩曰因心則友 翰曰此言行孝道也 孝者因於心也

**簡入遠大之方率由斯至** 善曰周易曰乾以易知坤以簡能易

則易知簡則易從易知則有親易從則有功有親則可以有功則可大可則賢人之德可大則賢人之

業 毛詩曰率由舊章 長曰言有可大之道自用於此而能盡至其理也 方道率自由用也 **挹**

**其源者游泳而莫測懷其道者日用而**

**不知** 善曰毛詩曰泳之游之周易曰百姓日用而不知

不可測也 潛行於水曰泳也 向曰懷歸也 日用而不知者言歸其道者其人遷善由日用其道而不知

**之昭昭若三辰之麗于天滔滔猶四瀆**

**之紀于地** 善曰傳子曰二漢之臣爛如三辰之附長天又曰道教者昭昭然猶日月麗乎

天春秋漢舍孽子曰九卿法河海毛詩曰滔滔江漢南國之紀 銑曰三辰日月星也 四瀆江河淮濟也

**六幽允洽一德無爽** 善曰典引曰神靈日照光被六幽尚書曰德惟

一動罔不吉 翰曰六幽天地四方也 九萬物仰信洽合也 一德謂法令畫一也 爽差也 **萬物仰**

**之而彌高千里不言而斯應** 善曰論語類曰曰仰之彌

高周易默而成之不言而信存乎德行又子曰君子居其室出其言善則千里之外應之况其邇者正

向曰言歸其德而自來此應蓋不言而治若夫彈冠出仕之日

登庸泣事之年善曰漢書曰王陽與貢禹為友世稱王陽在位貢公還冠言其

取舍同也尚書帝曰疇咨若特登庸又車麾命曰莅事惟能銑曰庸用也泣臨也

服之序監督方部之數斯固國史之所

詳今可得而善本無略也善曰周禮曰建大麾以

之所執也命服爵命之服也方部四方州部也漢書武帝南置交趾北置朔方之州凡十三部置刺史數

謂等差也賈逵國語注曰略簡也良曰軍麾以毛為之以指麾也命謂天子之命也言天子命之以受

其戎旅之服序次序也監督謂監督軍事也方部謂官方部統也數術也濟曰言國史具述其事此文

可略而水德方衰天命未改善曰水德謂宋

不言也三今周德雖衰天命未改太祖龍躍俟時作

鎮淮泗善曰蕭子顯齊書曰宋明帝以淮南孤弱

在田時舍也或躍在淵自試也孫卿子曰君子博學深謀脩身端行以俟其時潘岳金谷會詩曰遊擁朱

旌作鎮淮泗向曰太祖高皇帝龍躍喻升為天子也俟待也宋明帝以太祖為冠軍將軍鎮淮陰也淮

泗二水如仁夕惕之志中夜九迴善曰論語

名也乞合諸佐不以兵車管仲之力也如其仁如其仁周

易曰君子夕惕若厲司馬遷書曰腸一日而九迴銑曰如仁謂有仁和之心思濟世亂夕驚

不空之志至於中夜九迴思慮也惕驚也龕龍堪世

拯亂之情獨用懷抱善曰廣雅曰龕取也枯

深圖密慮衆莫能窺公陪奉朝夕從容

日錯相樛也崔于時切坑衡間砢郭璞曰坑衡徑直貌也坑口更切間為可切砢來可切

垂條扶疏落英幡纒善曰說文曰扶疏四布呂氏春秋曰樹肥無枝扶疎張揖曰幡纒飛揚貌也纒

山兩音蕭莖三音森倚憶紛溶薊葵倚狃從風郭璞曰紛溶薊葵三支疎擢也張揖曰倚狃猶阿那也溶音容薊

靡切狃女爾切音蕭莖三音森倚憶薊莖卍歎司馬彪曰衆聲類也薊音劉莖音利卍古卉字歎音翕

蓋象金石之聲管籥之音善曰金石管已見上籥已見南都賦傑訖訖

虎旋還乎後宮張揖曰傑他參差也此虎不齊也如淳曰此音此虎音牙郭璞曰還繞也傑音差雜

龍衣繫鞞郭璞曰相重被也善曰繫古累字鞞與集同波山緣谷循阪下隰

視之無端究之無窮於是乎玄獲素雌雖獲

飛張揖曰雖似獼猴印鼻而長尾獲似獼猴而大飛蠅鼠也其狀如兔而鼠首以其稱飛郭璞曰蠅鼠也毛紫赤色

飛且生一名飛生也音遺蠅也善曰玄獲言獲之雄者三也也素雌獲之雌者素色也獲蛭蠲蠖孫

後宮列乎北園施丘陵下平原延山氏切楊翠

葉机紫莖張揖曰机搖也音兀發紅華垂朱榮煌煌扈扈

照曜鉅野郭璞曰言其光采之盛也煌音皇沙棠櫟楮張揖曰沙棠狀如棠黃華赤實其味

如李無核呂氏春秋曰果之美者沙棠之實櫟似於葉冬不落見沙日櫟採木也櫟音諸於音零採音采

櫟張揖曰櫟皮可以為香郭璞曰枰平中也櫟已見南都賦華胡化切留落胥邪仁類并閭

郭璞曰留未詳落也中作器胥邪似并閭皮可作素孟康曰仁類也善曰仙藥錄曰墳輿一名變然仁類即墳輿也胥邪并櫟

已見南都賦獲音鑊五康曰櫟檀列名也郭璞曰櫟音讒豫章女貞

張揖曰女貞木葉冬不落長千仞大連抱司馬彪曰夸條直暢實

葉稜郭璞曰夸張布也司馬彪曰稜大也稜音峻壻立叢叢倚連卷櫬危

馬彪曰櫬危危支重累也倚於綺也卷巨專崔錯受訖

豐力爾切危音善善曰蒼頡篇曰攢聚也

塵至矣而功不圖

善曰古今字詁曰塵今勤字也爾雅曰圖謀也凡人之所為皆有所

圖今則百姓其勞而無圖言勞而無益也慎子曰無法之勞不圖於功

恐不識者外之則以

為娛樂之游內之則不以為乾豆之事豈為民

乎哉

善曰禮記曰天子無事歲三田一為乾豆也

且人君以玄默為神

澹泊為德

善曰玄默謂幽玄恬默也玄墨已見魏都賦澹泊與澹泊同已見子虛賦

今樂遠

出以露威靈

善曰露暴露也

數搖動以罷罷車甲本非人主

之急務也蒙竊惑焉

善曰周易曰蒙者蒙也韓康伯曰蒙昧幼少之象也前年獵長楊故

數翰林主人曰吁客何謂茲耶

善曰孔安國尚書傳曰吁疑怪之辭也

若客所謂知其一未睹其二見其外不識其

內也

善曰莊子曰識其一不知其二治其內不知其外

僕嘗倦談不能一

民也仁霑而恩洽動不為身今年獵長楊先

命右扶風左太華而右褒斜

顏監曰動不為身言憂百姓也山海經曰

松梁之山西六十里曰太華山今在弘農縣華陰西也長安東故言左高五千仞廣十里善曰太華已見西都賦

採截

辟而為弋紆南山以為置

服虔曰截薛山名也孟康曰在池陽北顏監曰截薛

即今謂差莪也善曰說文曰弋檠也又曰紆誦也截音截薛音齒

羅千乘於林莽列萬

騎於山隅帥軍蹕陸錫戎獲胡

漢善音義曰蹕聚也顏監曰蹕足蹕

也善曰錫戎獲胡言以禽獸賜戎令胡自獲之胡戎一也變文耳蹕音萃方言曰蹕蹕踟也

楹能罷拖豪

豬

善曰楹拖已見西都賦

其儲畜以待所須

也蘇林曰木擁樞其外又以竹槍繫為外儲胥也韋昭曰儲胥蕃落之類也槍七羊切繫力委切

此天下

之窮覽極觀也然亦頗擾于農人三旬有餘其

之更久尸厚祿以次貫行回執無違

師古曰貫續也謂上所陳衆

條諸事宜次第相續行之不當更違異也

夙夜孳孳婁省無怠舊愆畢改

新德既章纖介之邪不復載心則赫赫大異庶幾可

銷天命去就庶幾可復社稷宗廟庶幾可保唯陛下

留神反覆孰省臣言臣幸得備邊部之吏不知本朝

失得瞽言觸忌諱罪當萬死

成帝性寬而好文辭又久無繼嗣數為微行多

近幸小臣趙李從微賤專寵皆皇太后與諸舅夙夜所常憂至親難數言故推永等使因天變而切諫勸上納用之永自知有內應展意無所依違每言事輒見答禮至上此對上大怒衛將軍商密摘永令發去上使侍御史收永敕過交道廐者勿追御史不及永還上意亦解自悔明年徵永為太中大夫遷光祿大夫給事中

大言六十八小言七十三

文八

四十

谷永論微行宴飲

元延元年為北地太守時災異尤數當之官上使衛

尉淳于長受永所欲言永對

曰臣永幸得以愚朽之材為太中大夫備拾遺之臣

從朝者之後進不能盡思納忠輔宣聖德退無被堅

執銳討不義之功猥蒙厚恩仍遷至北地太守絕命

隕首身膏野草不足以報塞萬分陛下聖德寬仁不

遺易忘之臣垂周文之聽下及芻蕘之愚有詔使衛

尉受臣永所欲言臣聞事君之義有言責者盡其忠

有官守者修其職臣永幸得免於言責之辜有官守

之任當畢力遵職養教百姓而已不宜復關得失之

得天推一身之至公納萬方於無罪而臣始終被  
遇中外蒙恩謂事有專而合宜情無他而可恕故  
加貸捨以示寵綏朝廷之明粗以臣為可信吏民  
自服當不令而率從

賀駕幸太學表

蘇軾

輦回原廟既崇廣孝之風帷次儒宮復示右文之  
化禮行一日風動四方臣聞五學之臨三代所共  
蓋天子不敢自聖而盛德必有達尊在漢永平始  
舉是禮雖臨雍拜老有先王之規而正坐自講非  
人主之事山如允哲退託不能奠爵伏興意默通  
於先聖橫公問難言各盡於諸儒恭惟 皇帝陛  
下文武憲邦聰明齊聖大度同符於 藝祖至仁  
追配於 昭陵故 聖駕幸以興盛節臣早塵法從  
久侍經帷永矣 誠相聞合語於東序斐然作頌  
行觀獻賦於西戎

謝賜曆日表

蘇軾

歲頒正朔蓋春秋統始之經郡賜爾書亦漢家寬  
大之詔實為令典豈是空文伏以望歲者生民之  
至情畏天者人君之大戒所以常言報應而不言  
時數毋奏水旱而不奏嘉祥上有銷復之心下有

國朝諸臣奏議一百五十卷

宋趙汝愚纂

宋刊本印

計三卷

變調之道固資共理同底純熙恭惟 皇帝陛下  
祇敬三靈憂勤萬宇為仁一日自然天下之歸教  
民七年豈無善人之效臣敢不仰遵堯典寅奉夏  
時謹隄防溝洫之修行勞來安定之政庶殫綿力  
少助至仁

賀 立皇后表

蘇 軾

續女維莘倪天之妹事關廟社喜溢人神臣聞三  
代之興皆有內助二南之化實本人倫維關睢正  
始之風具既醉太平之福民有所恃邦其永昌恭  
惟 皇帝陛下自誠而明惟眷行聖輯寧夷夏德  
既茂於治勳輔順陰陽政業脩於內職既應日大慶  
益廣至仁下逮海隅夫婦無有秋嘆上符天造日  
月為之光明受祿無疆與民同樂

謝禮部尚書表

蘇 軾

備負西學已愧空疎功職東班尤驚忝冒遂領宗  
卿之任并為儒者之榮始臣之學也以適用為本  
而恥空言故其仕也以及民為心而慙尸祿乃者  
屢請治郡兼乞守邊欲及殘年少施實効而有志  
莫遂愧負何言今乃以二字為官常語言為職業  
下無所見其能否上無所考其幽明循省初心有

府承流寔失革弊在權惟時宗工克對明命某官  
世基厚德天畀大猷熙載之勞則歌於六府三事  
寵任之美則詠於崧高蒸民協濟聖功丕冠皇極  
然德有垂倣運無常安遼種寒盟羌酋盜塞保障  
四鄙未使窮追調發千金不無煩費上意尤注時  
柄難分果屈上公臨判中務擇清明之便日布焜  
煌之冊書百辟歡聞多方抃愜方且坐料脆敵陰  
伐詭謀案邊吏之瑣甚精轉關中之潛相繼漢皇  
萬里決無不見之明曲逆六奇遂倚先幾之勝奮  
庸有待訂美無倫某適縮州章方遙謁舍詔文布  
下私慶叢衿

賀呂待制啓

宋 祁

伏承祗膺召節將造昕朝詔目疾騰士倫交抃恭  
以某官食德雖舊挺世自高使煩而能與聖胥會  
河朔艱食縣官乏財首膺僉求大經用度游刃於  
肯綮之地遺秉於滅裂之餘勤勞三年兵以足食  
殿最百吏察不過條見效著明清議惟允用虛前  
席之待趣竚追鋒之還至於邊保盈虛士夫臧否  
料敵人有以進退繫今日所以安危必爲上言以  
救時弊然後徐副民望安步台堦再世司徒紹鄭

者不必少降者不必降無者不必無則未有不亂者也觀周世之末然矣豈制之失乎是蓋失其政而然也且三代之盛則非不封建也而不聞亂何封建利於三代之初而不利於三代之末乎是蓋政存與政失之謂也使周末之天子執文武成康之法而不失則文武成康之時也又安得有問鼎射王之事當夷王而後禮樂征伐天子不能有也安得諸侯不為逆設使雖不封建未有不亂者也備故曰周之亂在失政也且夫諸侯者奉天子之法以理其國也動靜進退莫不由天子也是故山川神祇有不舉者為不恭不恭者君削以地宗廟有不順者為不孝不孝者君絀以爵變禮易樂者為不從不從者君流革制度衣服者為叛叛者君討夫然則天下諸侯莫敢不為善也五國為屬屬有長十國為連連有帥三十國為卒卒有正二百一十國為州州有伯天下八州各以其屬屬天子之吏吏以治伯伯以理正正以理卒卒以理帥帥以理長長有不善則帥舉之帥有不善則卒舉之卒有不善則正舉之正有不善則伯舉之伯有不善則吏舉之上下相制雖有不肖者固不敢為

不善矣設有爲者則流矣討矣而不存之於天下也夫然則天下無不善矣備故曰雖專國繼世而不能爲亂也且聖賢之用與不用繫乎在上者也在上果其人則能用之果非其人則不能用之此事之固然者也當三代之時不聞有聖賢不居其位當三代之季然後聖賢有不用者則是用與不用繫於上明矣彼封建者亦所以待聖賢者也安得反妨聖賢哉當聖賢不用之時乃封建失制之時也曰天子之法不必行諸侯之法不必繼是故天下各據其地而聖賢奔矣

一鑑九十四

四

觀其然夫豈在於封建是誠制亂之罪也備故曰雖世祿在位不能妨聖賢聖賢之於天下必主之者愆世之亂然也固不以得天下爲利也若以湯武不去封建爲因其力以得天下則是湯武苟於得天下也孔子以湯武爲仁人乎孔子以爲仁人則湯武之不苟得可知也且聖賢之心唯欲利後世益天下苟事有利益者雖死焉爲之也若封建果不利天下益後世則去之以利益乎天下后世矣又豈肯因而不革况封建者以天下爲公也而守宰者示天下以私也封建者與天下共天下守宰者

車之書反不如醫卜執技之流簿書奔走之吏其  
為尸素死有餘誅伏願 陛下覽臣言少留聖  
意天下幸甚

謝賜對衣金帶馬表

蘇

軾

服章在笥賁及衰殘銜勒過庭喜先徒御伏以物  
生有待天施無窮草木何知冒慶雲之渥采魚鰕  
至陋借滄海之榮光雖若可觀終非其有妻孥相  
顧驚屢致於匪頒道路竊窺或反增於指目此蓋  
伏遇 太皇太后陛下聰明齊聖陳錫載周含垢  
匿瑕而察於求賢卑宮菲食而侈於養士士豈輕



於千里念非其人言有重於兼金富思所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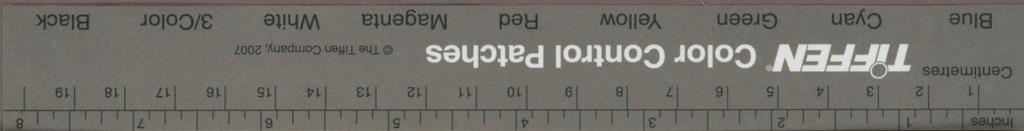
謝復官提舉王局觀表

蘇軾

七年遠謫不意自全萬里生還適有天幸驟從縲  
紲後齒縉紳伏念臣才不逮人性多忤物剛褊自  
用可謂小忠猖狂妄行乃蹈大難皆臣自取不敢  
怨尤會真人之勃興與萬物而更始而臣獨在幽  
遠最為冥頑迨茲起廢之初倍費生成之力終蒙  
記錄不遂弃捐此蓋伏遇 皇帝陛下正位龍飛  
對時虎變神武不殺孰非受命之符清淨無爲坐  
獲銷兵之福聰明不作邪正自分使臣得同草木







溪部

易程傳